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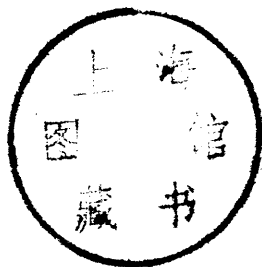
蒂絲桂·娜安

著 爾 尼 奧
譯 森 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1880B



蒂絲桂·娜安

著 爾 尼 奧
譯 森 轟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蒂絲桂·娜安

版初月一年七十三國民

角一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 | | | |
|-------------|-------------|-------------|-------------|
| 印 刷 者 | 發 行 者 | 翻 譯 者 | 著 作 者 |
|-------------|-------------|-------------|-------------|

| | | | | | |
|------------------|----------------------------|------------------|-----------------------|--------|---------------|
| 開 明 書 店 |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 開 明 書 店 | 上 海 福 州 路 | 聶 焱 | E. G. O'Neill |
|------------------|----------------------------|------------------|-----------------------|--------|---------------|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55P.)K

蒂

譯者序

我們談到美國的舞臺劇，無可否認地，大家都認為歐琴·格萊斯頓·奧尼爾(Eugene Gladstone O'Neill)是美國現代戲劇的第一人。在他之前，雖然也出了幾個戲劇人才，如浪漫派悲劇家玻克爾(George Henry Boker)、喜劇家瓊斯(Joseph Stevens Jones)、浪漫主義倡導者貝爾地(Robert Montgomery Bird)、及法國傳奇劇的介紹者培恩(John Howard Payne)等人，但自國際地位與聲譽，及對美國戲劇有偉大貢獻這兩點來說，這些人都不及奧尼爾。「他給最老的藝術創造出一個新鮮活潑的形式；因為在歐洲舞臺上，他是美國第一個得到大家重視的戲劇家。」這是耶魯大學贈文學博士學位給他時的讚語，也是十分公平的讚語。

奧尼爾一共寫了四十多齣戲劇。他的前期作品，大半是獨幕劇，以海上的艱苦生活為題材。如「霧」(Fog)、「東向加底福駛去」(Bound East for Cardiff)、「遙遠的歸程」(The Long Voyage Home)、「戰線內」(In the Zone)、「加里比士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天邊外」(Beyond the Horizon)等，都脫不了海洋的背景。這些戲劇裏所描寫的人物，都是活生生地，有血有肉，可以自真實的人生中找得到的。他所採用的材料，雖然是人

生的黑暗面，醜惡的，下流的，但是他用抒情的筆調來寫，我們只覺得這些戲劇裏洋溢着詩的氣息。我認爲他的前期作品中這種真實感及抒情詩的情調，是他最成功的地方。

他的後期作品，也許是受了斯特林葆 (Strindberg) 的影響，漸漸走上表現主義的道路，利用技巧的地方很多。如「瓊斯皇」(The Emperor Jones)、「毛猿」(The Hairy Ape)、「偉大的神勃郎」(The Great God Brown)、「拉薩茹笑」(Lazarus Laughed)、「奇異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哀兮伊萊克綽」(Mourning Becomes Electra)、「天長地久」(Days Without End)等，都是用表現主義的手法來描繪人物心靈深處的衝突。在技巧方面，「瓊斯皇」中的鼓聲，「偉大的神勃郎」，「拉薩茹笑了」，及「天長地久」中的假面具，以及「唉，荒涼！」(Ah Wilderness!)中的「真我」和「假我」，可說是利用技巧達到了最高峯。不過技巧的玩弄，有時不免會傷害戲的真實感。這在奧尼爾的幾齣表現主義的戲劇裏也不免此弊。

「安娜·桂絲蒂」是奧尼爾前期作品中的一齣長篇劇，也是其中最好的一篇。劇寫成於一九二〇年，原名 (Chris Christopherson)，以劇中的那位老水手的名字題名。戲沒有演出，奧尼爾把它重新寫過，改爲今名，於一九二一年上演。得到驚人的成功，並獲得普利慈獎金。

這齣劇可說是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作。全篇劇情的進展，除了第一幕在酒吧間之外，其餘都是

在船的甲板上及船艙裏面，完全以海為背景。劇中女主角安娜，本是一個良好的女子，但是因為父親長年過着海上的生活，把她寄居在親友家中，受着親友暴力的壓迫，不得不出走。她找着了職業；但是因為社會種種的壓迫，她淪為娼妓。她厭倦這種生活，想做一個真正的女人，滿以為她的愛人可以諒解她，可是愛人發現她曾做過娼妓，一怒而去。她對她的老父說：「……這不是你的錯，不是我的錯，也不是他的錯。一句話，我們都是可憐蟲；事情湊巧，我們就在錯裏生活着。」這究竟是誰的錯呢？他讓讀者自己去找答覆。

全篇充滿了熱情，衝突，和濃厚的人情味。劇中幾個人物，雖然都不是體面人，但他們都是有入性的人，也是實生活中處處可以看到的人。再加上奧尼爾的抒情筆調，使人讀後，感覺到它是一篇渾然的抒情詩。

我久想將這篇劇譯成中文，但是因為人事粟六，一直沒有動筆。今春曹禹先生教授編劇學，說到戲劇的動作，前一動作引出後一動作時，曾引證此劇第一幕頭幾場為例子，於是更加强我繙譯此劇的志願。後來我生了一場大病，貧病交加；病愈後，需款孔亟，於是不得不動筆繙譯了。譯成後，苦無出路，雖經友人四處託人出版，但都認為這是冷門，恐怕出版後無銷路。後幸蒙李先生健吾及葉公聖陶的幫助，纔得開明書店允諾出版。各位師友的鼓勵及幫助，我一併在此致謝。

同學樂君少文，鼓勵我將奧尼爾全集介紹過來，而我也有一種志願，不過何日得以實現，就我目前貧病的生活和環境的不安來說，恐怕是在遙遠的將來了。

奧尼爾所寫的戲劇，俚語很多，如果直譯，意義毫無，所以我有的地方是意譯，但以忠實於表達原作者的原意為主。匆促譯來，錯誤也許不免，尚祈讀者指正。

聶森序於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研究室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

人物

牧師約翰——酒店老板

碼頭脚夫甲·乙

郵差

勞利——酒店夥計

桂絲·桂絲它夫生——「西米安·溫

塞浦」號貨船船主

馬沙·阿文

安娜·桂絲它夫生——桂絲的女兒

水手三名

麥地·布克——火夫

約翰生——貨船甲板上的水手

地點

第一幕 紐約城埠頭近處的「牧師約

翰」酒店內。

第二幕 十天之後，停泊在浦分斯頓

港口內的「西米安·溫塞浦」

號貨船上。

第三幕 一星期以後，貨船的艙室

內。貨船停泊在波士頓埠頭

旁邊。

第四幕 景同第三幕，兩天之後。

第一幕

景

「牧師約翰」酒店，在紐約城南街的近處。舞臺分爲兩部，右半部是一間小小的後房。左半部是一個酒吧間。臺左近前臺處，一個大窗可以看到外邊的街道。窗的那邊是大門——雙扇兩邊搖動的門。再後另有一窗。酒吧櫃檯自左到右，幾乎占了後壁的全部。櫃檯後面，有一個小陳列架子，上面擺了幾瓶酒一類的東西，顯然地喫這些酒的人不多。後壁其餘的部分，在一架大鏡前面，放着價錢便宜的威士忌小酒桶，卽是「五分錢一杯」的便宜酒，酒是用塞子自桶內吸出來的。右邊是通後房的門。後房內有四張圓木桌子，每桌有五把椅子。後面是一個通到小街的便門。

這是秋天的一個午後，快到黃昏時分。

幕啓時，約翰在臺上。他的渾號「牧師約翰」，正配合他的人。他有一張蒼白，瘦削，刮得光光的臉，淡藍色的眼睛，白頭髮，似乎穿上牧師的長袍比現在繫着的一條圍裙對他更合適。他的聲音和他的一般姿態，都不會打消這種幻覺，這種幻覺使他成爲這碼頭上的一個人物。他的聲音與姿態，輕軟溫柔。但是在這渾厚的後面，可以覺出他是戴着面具的人——一個粗悍，寡情，像鐵釘一樣硬的人。這時他正安閒地倚在酒吧櫃檯後面，鼻上架着一副眼鏡，閱讀晚報。

碼頭脚夫甲·乙自街上走進來，穿着工裝，工會的徽號別在帽子顯著的地方，帽子斜戴在前腦尖上。

脚夫甲 〔兩人排列在酒吧櫃檯前〕來一杯，二號的。〔將錢扔在櫃檯上〕

脚夫乙 這兒照樣。〔約翰將兩杯散裝威士忌放在他們面前〕

脚夫甲 乾杯！〔另一個點點頭。兩人一仰脖子將酒吞了下去〕

脚夫乙 〔將錢放在櫃檯上〕替我們再來一杯。

脚夫甲 這次給我一勺——黑麥酒。口乾的很。

脚夫乙 這兒照樣。〔約翰舀出黑麥酒，將汎着白沫的兩大杯酒放在他們面前。他們喝了一半，

開始低聲疾速地談着話。左邊的門推開，勞利走了進來。他是一個稗氣未脫，紅臉頰，面目清秀，二十左右年紀的青年〕

勞利 〔以下簡稱勞〕〔向約翰點頭，快樂地〕老板，你好。

約翰 〔以下簡稱約〕你好，勞利。〔看看錶〕剛好是時候。〔勞利向右走到酒吧櫃檯後面，脫下

上裝，繫上圍裙〕

脚夫甲 〔突然地〕喝完酒，回去幹活兒。〔他們喝乾酒，自左門走出去。郵差走了進來，他和

約翰彼此點了點頭，將一封信扔在櫃檯上〕

郵差 約翰，信封上寫着由你轉交。你認識他麼？

約 〔拿起信，整了整眼鏡。勞利走過來，自他的肩頭後面看過來。約翰很慢地噙着〕桂絲它

夫·桂絲它夫生。

郵差〔幫助地〕北歐的人名。

勞 老桂絲——這是誰？

約 啊，對了。我忘了桂絲有這樣一個名字。前些時有他的信寄到這兒來，我現在記起來了。好久以前了。

郵差 那麼，信可以交到囉？

約 沒有錯。每逢他來碼頭時，都到這兒來。

郵差 〔轉身走〕水手，是麼？

約 〔微笑〕煤船的船主。

郵差 〔笑〕倒是個差事！好，再見。

約 再見。我交給他就是了。〔郵差走了出去。約翰將信端詳了一下〕勞利，你的眼光好。它是從哪兒來的？

勞 〔看了一下〕聖保羅。我想這是在明內蘇達州內。還像是女人筆跡咧，這個老傢伙。

約 他有一個女兒在西部什麼地方，我想他會對我說過這話。〔他將信放在銀錢箱上面〕想想看，我有好久沒看見老桂絲了。〔他穿上大衣，從酒吧櫃檯那頭繞了出來〕我想該回家了，

明日見。

勞 晚安，老板。〔約翰向通大街的門走去，門被推開，桂絲它夫·桂絲它夫生進場。他是一個短身材，肥矮，寬肩膀，約五十歲的人，有一張圓圓的，風霜滿面，沉着紅色的臉，淡藍色的眼睛，近視眼似的窺探着，閃着幽默的眼光。他的一張大嘴上面，掛着一層厚厚的向下拖着黃色鬆鬆，顯着稗氣的頑皮及軟弱，具有固執的慈愛。厚實的脖子，像根柱子，壅塞在他沈重的身軀內。他的手臂和那雙巨大的長着毛的黃斑滿佈的手，他的短而粗的腿和一雙平扁的大脚，顯得難看的矮小及結實。他走路的姿勢笨重，搖動。他的聲音，當沒有提高到隆隆吼叫的時候，壓低成爲一半像是切切私語的低音，彷彿帶些悲傷的意味。他穿一套起着皺紋的，不合身的，黑色的，上岸穿的服裝，一頂褪了色的灰布帽，戴在斑白的，如絲的頭髮上。這時他的臉上現出很幸福的愉快，顯然是喝了酒。他向約翰伸出手來〕

桂絲 (以下簡稱桂) 你好，約翰！來喝酒。勞利，來，給我們酒。你自己也來一杯。〔將手伸進口袋裏〕我有錢——很多的錢。

約 〔與桂絲握手〕真巧，我們正說着你咧。

勞 〔走到酒吧櫃檯端〕桂絲，你好。放在那兒。〔兩人握手〕

桂 〔臉上放着光彩〕給我們酒。

約〔浮着笑意〕你已經喝了不少的酒。在哪兒喝的？

桂〔笑〕貨船上一個傢伙——愛爾蘭人——他有一瓶威士忌，我們喝了，只我們兩人。說真話，那酒倒不錯！我剛上岸。勞利，來酒呀。我有點醉，但不多，剛好。〔他笑着，開始用高度的，顫動的鼻音唱了起來〕

「我的約瑟芬，上船來。很久我等候着你。

那月兒，她發着光。她模樣兒像你一樣。

滴兮——滴兮，滴兮——滴兮，滴兮——滴兮。」

〔唱末句時，他搖動他的手，好像指揮樂隊似的〕

約〔笑着〕喂，桂絲，還是那個老約瑟芬麼？

桂你聽他唱，再沒有比他唱得好的。貨船上一個意大利傢伙，他教給我的。來酒，來酒。〔他將錢扔在櫃檯上〕

勞〔職業者的口氣〕老爺們，你們要點什麼？

約小啤酒，勞利。

桂威士忌，二號的。

勞〔將酒端上〕我替你們來支雪茄煙。

桂 「舉杯」萬歲！「喝酒」

約 盡量喝。

桂 「立即」再來一杯。

約 不，改日奉陪吧，現在我要回家了。哦，你剛上岸？這次是打哪兒來的？

桂 挪福克。航行的慢——天氣壞——老是霧，霧，霧，整天的！「後房便門的電鈴繼續響着。

桂絲驚起——迅速地」我去開，勞利。我忘了，那是馬沙，她同我一道來的。「他走進後房」

勞 「嬉笑着」仍舊是那一隻牛跟他同居，這個老糊塗！

約 「笑」桂絲這人，好玩兒。哦，我回去了。再見。「向通大街的門走去」

勞 老板，再見。

約 哦——別忘了把那封信交給他。

勞 是。「約翰下。其時桂絲已打開便門，讓馬沙進來。她約有四五十歲的光景。雀斑的臉上，和紅色的大鼻子，交織着紫色的靜脈青筋。密密的灰白頭髮，油膩膩的，堆在圓腦袋頂上。身形肥胖，鬆軟無力；呼吸時喘息地吐着氣；她說話聲音響亮，像男人似的，間夾雜着大笑的爆發。但是在她的充滿紅血絲的藍色眼睛裏，仍閃爍着貪求生命的青年慾望，沒有被艱苦

的習慣所撲滅，顯示着幽默的挪揄的神情，但是心平氣和的。她戴頂男人的小便帽，穿件雙排鈕扣的男上裝，下面是一條污垢的棉布裙子。一雙赤腳，套在一雙男人的大皮鞋裏，有幾倍大，以致使她蹣跚地拖着脚步走路」

馬沙（以下簡稱馬）「咕嚕着」你打算幹什麼，荷蘭老——叫我立在那兒外邊整天的？「她走上前，坐在前面右角的桌子旁」

桂「撫慰地」對不起，馬沙，我和約翰談話把你忘了。喝點什麼酒？

馬「氣平，緩和地」給我來一杯麥啤酒。

桂我去拿來。「他回到酒吧間」勞利，替馬沙來麥啤酒。我來威士忌。「將錢扔在櫃檯上」

勞馬上就有。「他記起來了，自櫃檯後將信拿出來」這是你的信——打明內蘇達州聖保羅寄來的——女人的筆跡。「他說着笑了」

桂「很快地接信」哦，是我女兒安娜來的。她住在那兒。「他躊躇地將信翻動着」我沒有得着安娜的信——有一年了。

勞「取笑地」那一定有個很好的仙人似的故事，可以談談——你的令愛！我想一定是個什麼吸血精吧？

桂「嚴肅」不，這是安娜來的。「為手中的信所吸引住——猶豫地」哦，我想我太醉了不能唸

安娜這封信。我想我應該坐下一會。勞利，你把酒送到後房去。〔勞利走進右邊的房間裏去〕

馬〔怒沖沖地〕我的麥啤酒呢？你這個粗漢。

桂〔心中有事〕勞利拿來了。〔他坐在她的對面。勞利端上酒，放在桌上，和馬沙彼此點了點頭。他立在那兒，望着桂絲，感到奇怪。馬沙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麥啤酒，舒了一口長氣，感到滿意，用手背揩去嘴上的酒沫。桂絲盯着那封信，看了一陣——慢慢地打開信，睨着眼，開始費力地唸信，嘴脣跟着字音闔動着。一面唸着，一面臉上泛起又快樂又惶惑的表情〕

勞好消息麼？

馬〔引起了好奇心〕你拿着的是什麼——上帝呀，一封信？

桂〔唸完信，停頓一會，好像咀嚼着信中的消息——突然地將拳頭朝桌上擊了一下，快樂得興奮起來〕哦！想想看。安娜說她馬上要到這兒來！她討厭聖保羅那邊的事，她說。是封信，沒有說別的什麼話。〔放着光彩〕哦，我老頭子一下子得着這個好消息！〔轉向馬沙，難為情似地〕你知道，馬沙，我對你說過，我的安娜在瑞典，五歲時，還是個小妍兒，打那時起我就沒有看見過她。

馬 她現在有多大了？

桂 她應該是——讓我想想——啊！她應該是二十歲了。

勞 「驚奇」十五年你沒有見過她？

桂 「突然嚴肅起來——低聲說」不，她小孩的時候，我是帆船上的舵工。我從來不大回家，一年只有幾次。我是一個粗笨水手。我的女人——安娜的媽——在瑞典老等着我回家，我老不回去，她煩了，帶着安娜，來到這國家，她們到明內蘇達州去，和她的表兄弟，耕田爲生。後來她媽死了，我在海上，我想還是讓安娜和他們表兄弟住在一道的好。我想安娜還是住在鄉下好，那麼她不知道有這個討厭的海，不知道有像我這樣的一個父親。

勞 「向馬沙眨眨眼」你這位女兒，現在也許要嫁給一個水手咧。她血統裏有這意思嚟。

桂 「突然跳起來，憤怒地用拳向桌上擊着」不！她不會這樣做！

馬 「趕快抓起她的酒杯——怒沖沖地」喂，當心點，你這個笨貨！要把我的酒潑完麼？

勞 「驚訝」喂，你怎麼了？你自己不就是個水手麼？以前不也是麼？

桂 「遲緩地」這正是我說那句話的原故。「勉強微笑」水手都是好人，可是不能討女人。不能，我明白這意思。安娜的媽，她也明白。

勞 「當桂絲仍浸沈在憂鬱的回憶裏」你女兒幾時來？很快麼？

桂 「驚醒」哦，我倒忘了。「很快唸着信」她說馬上就要來，就只有這麼多。

勞 我想她也許會到這兒來找你。「他回到酒吧間，口裏吹哨着。桂絲這時一個人和馬沙坐在一起，馬沙盯着望他，眼睛裏閃着惡意的幽默意味，桂絲突然感到十分不安起來。他坐立不安，於是迅速地站了起來」

桂 我有話對勞利說，就回來。「撫慰地」我替你再拿一杯酒來。

馬 「喝乾杯中酒」好的，再來一杯吧。「當他拿着杯子退下時，她譏諷地大笑着」

桂 「向勞利用驚惶的輕聲語調」哦，在安娜來之前，我得設法把馬沙自貨船弄上岸！安娜如果找出這事，她一定要大罵一頓。可是要馬沙走，也會大罵一頓！

勞 「嬉笑起來」這一下够你受的了，你這老傢伙——這大的年紀還弄一個女人！

桂 「猶疑無主意，抓抓頭皮」勞利，你告訴我怎樣向馬沙撒一個謊，使她快些離開。

勞 她知道你女兒要來。叫她走就是了。

桂 不，我不願意使她難過。

勞 你是個老而無用的人。那麼，不讓你女兒上船就是了。也許她喜歡住在岸上。「好奇地」她做什麼，你的安娜？

桂 她和他們表兄弟住在鄉下，直到兩年以前，她在聖保羅找着一個看護婦的事做。「於是他堅

決地搖動他的頭」可是我現在不要她做事，我要她和我住在一起。

勞〔藐視地〕住在煤船上！我想她不喜歡吧。

馬〔自隔壁房裏喊起來〕酒到底有沒有，荷蘭老？

桂〔驚起——惶恐，亂了起來〕是，我來了，馬沙。

勞〔倒出麥啤酒，遞給桂絲——笑着〕這可來了！你最好還是直接對她說了出來吧！

桂〔腿子發抖〕哦，上帝。〔他將馬沙的酒拿進來，坐在桌旁。馬沙靜悄悄地飲着酒。勞利偷

偷地走到隔牆板偷聽，裂着嘴露着笑意，期待着將要發生什麼事。桂絲好像要張口說話，可是又躊躇不決，大口地吞下威士忌，似乎要找尋勇氣似的。他裝着毫不在意，吹哨「約瑟芬」中的幾行詩句，可是吹哨洩氣地消失了。馬沙盯着他，看到他的不安，眼睛裏惡意地閃着愉快之意。桂絲打掃他的喉嚨」馬沙——

馬〔挑戰地〕什麼事？〔於是假裝發脾氣，而她的眼睛卻欣賞着桂絲的難堪〕荷蘭老，我知道你這粗漢背後幹些什麼事。你要甩開我，是不是？——現在她來了。要我搬上岸，是不是？我告訴你，荷蘭老，船上人還沒有一個有這樣腦袋的人，能對付得了這事。幹不了的事就別幹！

桂〔苦惱地〕馬沙，我沒有打算幹什麼。

馬〔望望他——於是禁不住笑了出來〕哈哈！你是個可憐的呆瓜——一個太老實的失敗者！哈

哈！〔她喘着氣〕

桂〔帶着樺氣的愠怒〕我看沒有什麼好笑的。

馬去照照鏡子你就知道了。哈哈！〔自歡樂中回復過來，責罵地〕一個呆瓜到這個時候想來欺負馬沙·阿文！——在我和船上人鬼混了二十年之後。這套把戲，上下左右，我全知道。我並不是生下來被拖到這水碼頭上來，不爲了點什麼。你想我要找麻煩，是不是？那不是我！我收拾東西，乾脆拉倒。我要離開你了，懂麼？告訴你，我討厭再和你混在一道，我乾脆離開你，知道麼？別的船上還有許多人在等着我咧。有的是人，一找就着。〔她在受驚的桂絲的背上拍了一下〕放心吧，荷蘭老！她沒有來之前我就離開。你拋開我也好——我拋開你也一樣——我們雙方都得到自由。哈哈！

桂〔嚴肅地〕我不那樣做。馬沙，你是個好女子。

馬〔笑〕好女子？哦，太滑稽了！你待我也不錯，所以是半斤八兩，誰也別替誰難過。我們仍是朋友，是不是？〔勞利回到酒吧櫃檯〕

桂〔這時臉上放着光彩，因爲困難已消失了〕哦，是的。

馬這就對了！我一生中，從來不和一個心腸好的人分手。可是你剛纔怕些什麼呢——以爲我要

生事麼？這不是我馬沙的舉動。〔譏笑地〕以為我沒有你就會心碎麼？自殺，是不是？哈哈！上帝呀！世界上有的是男人，如果我愁的是爲了這個！〔於是微笑着，喝乾酒〕給我再來一杯，好不好？我替你向你孩子的健康敬酒。

桂 〔熱切地〕一定，一定。我去拿酒。〔他拿着兩個酒杯，走到酒吧間〕再來酒。兩人一樣。

勞 〔倒好酒，放在櫃檯上〕她並不怎樣壞，那一個。

桂 〔愉快地〕她是個好女人，我告訴你！哦，我現在要慶祝一下！來一杯威士忌，就在這兒喝。〔他放下錢，勞利倒酒給他〕勞利，你來一杯。

勞 〔道貌岸然〕你知道我從來不喝酒。

桂 你不知道你損失有多大。萬歲！〔他喝酒——於是開始大聲唱着〕

〔我的約瑟芬，上船來……〕

〔他將馬沙和自己的酒端起來，步履不穩地走進後房，唱着〕

〔那月兒，她發着光。她模樣兒像你一樣。〕

漪兮——漪兮，漪兮——漪兮，漪兮——漪兮。〕

馬 〔笑，手脚舞動起來〕好！

桂 〔坐下〕我是個好歌唱家，是不是？我們喝吧，好麼？萬歲！我慶祝！〔喝酒〕我慶祝，因

爲安娜回來了。馬沙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寫信叫她回來，因爲我想我不配和她在一道。可是我老是希望有一天她要看看我，於是就回來了。現在竟這樣發生了！〔他臉上放着光彩〕馬沙，你看她是怎麼個樣兒？我跟你打賭，她一定是個良善，強健的女孩子，非常美麗！住在鄉下會使她這樣的。並且我可以跟你打賭，有一天她要與東部一個良好的，靠得住的陸上的人結婚，有她自己的屋子，有小孩子——那時我是老祖父了！每次我到鄰近的碼頭時，我就要去看看他們！〔大樂起來〕哦，我慶祝這個！〔喊叫起來〕再來酒，勞利！〔砰的一聲，他用拳擊桌〕

勞 〔自酒吧間走進——厭煩地〕喂，喂，安靜點！別把桌子弄壞了，你這老山羊！

桂 〔呆瓜似地笑着，作爲答覆，於是開始唱〕

「我的約瑟芬，上船來……」

馬 〔用手推推桂絲的手臂，勸說地〕荷蘭老，酒紅到耳邊了，出去喫點什麼，醒醒酒。〔桂絲固執地搖搖頭〕聽我說，你這老粗漢！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什麼時候就來了。她來時，你得是好好的，你說是麼？

桂 〔驚起——站立不穩地立了起來〕哦，是的。

勞 這對你倒是個好主意，一客好牛排可以醒你的酒。上那街角上去。

桂好，馬沙，我馬上就回來。（他穿過酒吧間，自通街的門下）
 他喫下東西去就會好的。

馬一定。（勞利回到酒吧間，重新看報紙。馬沙沈思地飲着杯中餘酒。便門的電鈴響了。勞利走過去，將門開了一點——於是臉上顯着疑惑的表情，將門大開。安娜·桂絲它夫生走了進來。她高高的身材，秀麗，發育圓滿二十歲的少女，具有北歐女子的健美，但是眼前不太健康，顯然地顯示着一切屬於世界最老的職業的外形表記。她的年青面貌，在一層化粧的下面業已變得堅硬粗糙。她的服裝具有俗氣的華麗，帶着鄉村氣而變為妓女式的。她走向前，疲倦地朝臺前左邊的桌旁椅上坐下）

安娜（以下簡稱安）來杯威士忌——另帶啤酒（勞利轉身欲走時，她對他勉強做了個笑容）小寶貝，別刮皮。

勞（諷刺地）那麼，我用大桶盛來吧？

安（苦笑）那太對勁了。（勞利走入酒吧間。兩婦人互相上下打量。勞利端酒上，將酒放在安娜面前，又回到酒吧間。安娜咕嚕一聲，將酒飲下。過了一陣，酒精開始激動她，她轉身向馬沙，面帶友誼的微笑）嘻嘻，我極需要它，好了，好了！

馬（同情地點頭）當然——你樣子太疲乏了。打架了麼？

安 不是——旅行——火車上待了一天半。髒的車廂裏，得坐上個整夜。天呀，我以為永遠到不了這兒！

馬 〔一驚——注意地望着她〕你打哪兒來的，噯？

安 聖保羅——明內蘇達州那兒。

馬 〔驚奇地盯着她——徐徐地〕哦——你是——〔她突然爆發出粗俗的冷笑〕天吶！

安 是的，打明內蘇達州那麼遠來的。〔冒火了〕你笑什麼？笑我？

馬 〔迅速地〕不是，真的，孩子。我是想起了旁的事。

安 〔平靜下來——微笑〕噯，這也不能怪你。看樣兒我實在太狼狽了——出醫院剛剛兩個星期。我還要來一杯威士忌。你怎麼樣？喝我一杯，好麼？

馬 好的，喝一杯。謝謝了。〔揚聲叫〕喂，勞利！幫點忙！

〔勞利走進〕

安 替我再來一杯。

馬 這兒照樣。〔勞利將她們的空杯拿起，走出〕

安 幹麼不坐到這兒來，熱鬧點。在這城裏我十足是個陌生人——打前天起我還沒有跟誰說過一句話。

馬 當然。(她走到安娜桌前，坐在她的對面。勞利端酒上，安娜付酒資給他)

安 萬歲！瞧我的！(將酒喝下)

馬 祝大家運氣好！(自大杯咕嚕吞下一口酒)

安 (自手袋內拿出一包「甜軍官」牌煙捲)這兒准吸煙麼？

馬 (猶豫不定)當然。(顯然的焦慮)不過若是聽見有人來，甩掉就是了。

安 (燃一支煙，深深吸了一口)嘻嘻，這個髒地方他們也顧到這些事？(她呼出一口煙，望着桌面。馬沙望着她，引起了一個新的領悟的興趣，將她臉上每一部分都詳細地端詳着。安娜忽然感覺到這種批判式的注視——忿然)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麼？你這麼老盯着望。

馬 (被對方的音調所激怒——藐視地)沒有什麼可看的。你一進門我就知道你的歲數了。

安 (眼睛縮小)你多靈巧！哼，你的我也知道，也不難。你比我現在大四十歲。這就是你！
(強笑)

馬 (怒)是麼？哼，我老實告訴你，黃毛丫頭，我馬沙·阿文從來不——(突然止住不說——露牙一笑)你和我鬧些什麼？咱們不談，滾？我，我不願意跟任何人傷感情。(伸出手)來，握手，忘了吧，滾？

安 (快樂地握手)這太好了。我沒有意思要找麻煩。咱們再來一杯，你說怎樣？

馬〔搖搖頭〕我不要了，已經够了。你——喫過些什麼沒有？

安 早上在車上喫過之後，就沒喫過什麼。

馬 那麼還是少喝點吧，你看？

安〔躊躇一會〕你說的也對。我還要看一個人咧。可是經過這一次倒楣的旅行，我頭腦都快震昏了。

馬 你剛纔不是說你剛出醫院麼？

安 兩個星期了。〔欠身向馬沙，密切地〕我那個賭場，在聖保羅，被抄了。這就開始出事了。法官判我們所有在場的女人三十天的官司。她們喫官司似乎不在乎，有的也慣了，可是我，我受不了。這一下可要命了——喫不下，睡不着，什麼也不能做。我從來就受不了被關了起來。後來我病了，他們不得不把我送進醫院。醫院裏倒很好，我實在不願意離開那兒！

馬〔稍停〕你不是說在這兒要會一個什麼人麼？

安 是的。哦，不是你所想像的人。我要看我的一個老人。真的！也太好笑了，自從我是一個小孩子時起，我就沒有見過他的面——連他是個什麼樣子我也不知道——只是隔些時來封把信就是了。這兒是他給我的唯一的寫回信的地址。他現在是這地方一個什麼大樓的看門的人——以前是一個水手。

馬 〔驚奇〕看門的人！

安 是的。我想，我一生中他從來沒有替我做過一件事，也許他願意替我弄間房子，給我喫，直到我休息够了的時候爲止。〔疲倦地〕噯，我真需要這種休息！我垮了。可是退一步想，我對他沒有什麼大的希望。當你倒下來的时候就給你一脚，一切男人都是這樣的。〔突然感情衝動〕男人，我恨他們——所有的男人我都恨！我想他決不會比旁的男人們要好些。〔突然感到興趣〕喂，我說，這兒你常來麼？

馬 時來時往吧。

安 那麼，也許你認識他——我的老人——或者至少總見過他吧？

馬 是不是老桂絲？

安 老桂絲？

馬 桂絲·桂絲它夫生，這是他的姓名。

安 〔興奮地〕是的，就是他！安娜·桂絲它夫生——這是我的真姓名——不過在那個地方我的名字叫做安娜·桂絲蒂。那麼你認識他，嗯？

馬 〔掩飾地〕認識他有幾年了吧。

安 說，他是個什麼樣兒？告訴我，真的。

馬 哦，他——矮矮的個子，並且……

安 「忍耐不住」他的模樣兒怎樣我不管。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馬 「誠懇地」孩子，你放心，凡是有兩隻腳走路的老人，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這不就成了麼！

安 「愉快地」這倒使我放心了。那麼，你想他會給我所需要的那種休息麼？

馬 「強調地」那一定。「不悅」可是你從哪兒得的消息說他是個看門的人？

安 他寫信給我，說他是的。

馬 他撒謊。他不是的。他是一個運貨船上的船主——他手下有五個人。

安 「不悅口吻」運貨船？怎麼樣的一個運貨船？

馬 煤炭，多半就是吧。

安 運煤船！「乾笑」久已忘我的老人在做這種事，哼，倒是一分好差事！嘻，我就知道要出亂子了——我老是這樣。這使我對他給我休息的想頭又吹了。

馬 你這是什麼意思？

安 我猜想他是住在船上，是不是？

馬 當然囉。這有什麼？你不可以住在船上麼？

安〔輕蔑地〕我？住在一個髒的運煤船上！你以為我是怎樣一個人？

馬〔含怒地〕對於運煤船你知道些什麼，噫？我想你從來就沒有見過一隻運煤船。這就是爲什麼原故把你送到內地養大——遠遠離開這個可惡的海——在內地你可以安全些——哦！天吶！〔語氣中含蓄的譏諷，觸動了她的幽默的感覺，她粗俗地大笑起來〕

安〔怒〕他把我養大！這是他告訴旁人的話麼！好頭腦！他把我送到我老母親的表姊妹家裏，在她們的田地上，像條狗似的，做得我要死了。

馬對於有些事他有一種奇怪的看法。我聽他說過，田地對於小孩子們是最好的地方。

安是的，他常常寫回信給我是這樣說的——還有一大套關於遠離海洋的奇怪的說法——這些話我簡直弄不明白。我想他一定是頭腦不清。

馬只在這一件事上他是有些頭腦不清。〔偶然地〕那麼你是不願意終身住在鄉下，噫？

安是不願意！他們家裏的老頭子，和他的老婆，四個男孩子——我像奴隸似的，替他們做事。我不過是個窮親戚，他們待我，比待一個僱用的女僕更厲害。〔躊躇一會——憂戚地〕當我十六歲的時候——四個男孩子中的一個——最小的一個——動了我的手。這事之後，我恨他們，如果再待下去，我會宰了他們所有的人。所以我逃了出來——跑到聖保羅。

馬〔同情地聽着安娜說話〕我聽老桂絲說起，說你在那兒是一個看護婦。這是你寫信騙他的話

麼？

安 不，不，不是騙他的話。這是實在的，我做了兩年的看護婦。我並不是一下子就變壞了。做看護婦正把我毀了，看護人家的孩子，老是聽到他們哭呀，鬧呀，整天不得自由，可是我自己還是一個孩子，正要出去見見世面。後來我終於得着了機會——加入那個場所中。我幹了！〔大膽地〕而且也不後悔。〔稍停——痛恨〕都是男人們的過錯——這一切的事。在鄉下是男人們命令我，打我——給我一個錯誤的開始。後來我做了看護婦，又是男人們時常來纏着，來麻煩——他們總是想占些便宜。〔乾笑〕現在隨處都是男人。天吶，我恨他們，恨他們每一個母親的兒子！你不恨麼？

馬 哦，我不。孩子，有好的也有壞的。你跟他們混在一道，只不過是碰着了壞運氣罷了。以眼前來說，你的老人——老桂絲——他是個好人。

安 〔猶豫不定〕那他得向我證明。

馬 你一直寫信告訴他你是看護婦，甚至你加入那個地方之後，是不是？

安 是的。〔粗悍地〕他纔不管這些。

馬 孩子，你完全把他看錯了。〔懇切地〕我是知道老桂絲的，有一個長時期了。他時常跟我提到你，他很想念你，真的，他很想念。

安 噫，別騙我了！

馬 實在的！他只不過是一個老實人，你懂麼？他雖然有些奇怪的想法，可是他的真意是好的。

孩子，你聽我說——〔她被酒吧間大門開闔的響聲所打斷，聽到桂絲的聲音〕施！

安 幹什麼？

桂 〔已走進酒吧間，似乎很清醒了〕哦，勞利，那邊的菜味道不錯。馬沙在後面麼？

勞 是的——另外一個流浪女的跟她在道。〔桂絲向通後間的門走去〕

馬 〔迅速地向安娜輕聲細語，緊張地〕就是他。他進來了。打起精神來！

安 誰？〔桂絲開門〕

馬 〔像是第一次見他的面〕哦，老桂絲，你好呀。〔不等他開口說話，立即站起，從他身旁向

酒吧間走去，招手叫他跟她去〕到這兒來，我有話跟你說。〔桂絲隨着走出。她迅速地輕聲

說〕聽我說！我馬上上船去——收拾我的東西走路。裏面就是她——你的安娜——剛來不久

——等着你咧。要待她好，懂麼？她病了。好吧，再見吧！〔走進後間——向安娜〕孩子，

再見了。我現在得走了。以後再來看你。

安 〔神經緊張〕再見。〔馬沙很快地自便門走出去〕

勞 〔奇異地看着目瞪口呆的桂絲〕怎麼了？

桂〔漠然〕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立在通至後間的門前，情緒不安——終於鼓起勇氣，

推開門，走進。他立在那兒，向安娜畏避地看了一眼，她的閃耀發光的服裝，和自他眼中看來很可尊敬的外表，使他很是敬畏。他神情不安地向四週望了望，好像是藉以逃避她對於他的臉，衣服等所下的估計的眼光——他的聲音好像是懇求她的寬恕〕安娜！

安〔也感到十分不安〕你好，爸爸。她告訴我，是你。我剛到這兒不久。

桂〔徐徐走到她的椅前〕很好，安娜，——能看到你——過了這許多年。〔他欠身向她，父女兩人經過一陣困煩的掙扎，接了一個吻〕

安〔聲音中帶着真的情感〕能看到你，也很好。

桂〔抓住她的手臂，向她的臉看着——終於被激動的憐恤所克服〕安娜小寶寶！安娜小寶寶！〔將她摟抱在懷裏〕

安〔縮回來，半驚嚇地〕什麼——瑞典話麼？我不懂。〔然後想以輕快的談話來轉換緊張的空氣〕嘻，到這兒來，這一陣子路程真受不了。我累極了。整夜得坐在那個髒車廂裏——不能睡，簡直不能——後來找這個地方，又難找。我從來沒有到過紐約，你是知道的，而且……桂〔一直很愛慕地盯着她的臉望着——沒有聽她說話——衝動地〕你長得很美，安娜，你知道麼？我相信男人們看見你，一定都會愛你！

安〔退卻——粗俗地〕別說了！你和他們說話沒有兩樣。

桂〔感情被刺傷——謙虛地〕安娜，你爸爸這樣說，不要緊的吧。

安〔勉強笑了笑〕不——自然不要緊的。不過——看見了你，一點也記不起來了，真好笑。你好像是個——不認識的人。

桂〔憂戚地〕我想也許像吧。你在瑞典，小孩子的時候，我回家只不過幾次。你不記得了麼？不記得了。〔不悅地〕那個時候你爲什麼老不回家？爲什麼從來不到西方來看我？

桂〔徐徐地〕自從你母親死後，當我航海遠去的時候，我會想到，最好你永遠不要看見我！〔他垂頭喪氣地頹坐在她對面的一張椅子上——然後轉身向她——憂鬱地〕安娜，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那些時候，我從來不回到瑞典的家裏去。每次航海完畢，我總想回家，我想看看你的母親，你的兩個哥哥，在他們沒有落水淹死之前，和你，在你生出來的時候——可是——我——沒有回去。我和另外的船又定下合同——到南美洲去，到澳洲去，到中國去，到世界所有的大商埠去，好多次了——可是我從來沒有登上到瑞典去的船。當我有錢可以和平常的乘客一樣，買船票回家的時候——〔像有罪似地低下頭〕我忘了。把所有的錢都花了，再想回去，就太遲了。〔他歎口氣〕我不明白這是什麼原故，安娜，可是做水手的，做了父親，大半都是這樣。那個海，那個老傢伙，使出了鬼計，把他們都弄成呆瓜似的。

噯，就是這樣。

安〔她注意地聽着——聲音中帶些揶揄的意味〕那麼，你以為海應該負責這些事的一切責任囉，噯？你仍舊做這一行，雖然你寫信告訴我你恨海。剛纔那個女的告訴我，你是運煤船的船主——可是你信上寫着，說你是一個什麼大樓的看門的人！

桂〔不安，但仍很自然地說〕哦，我在岸上當看門的好久了。就在不久以前，我病了，需要好的空氣，所以我就找着了這個事做。

安〔半信半疑地〕病了？你？你不會的。

桂 安娜，而且這並不是真正的水手生活，並不是海上真正的船。它只不過是木桶——像一塊陸地，上面有屋子，浮在水上就是了。生活在它上面，不能算是海上的生活。不，安娜，我就是死也不要再在海上生活。你母親死時，我會這樣發過誓。我一定要遵守我所說的話。

安〔疑惑不定〕我看不出有什麼分別。〔另起話題〕說起了病，我自己也病了——出醫院剛兩個星期。

桂〔立即關心地〕安娜，你病了？哦，〔懇切地〕現在覺得好些麼？你顯得累了就是了！

安〔疲乏地〕是的，累極了。我需要一個長期的休養，我看很難有這種機會。

桂 安娜，你這是什麼意思？

安 我決定來看你的時候，我以為你是一個看門的人——以為你有居處，如果你願意要我住下的話，我可以住些時，休養休養——直到我覺得有力氣再回去做事為止。

桂 「誠懇地」可是我有住的地方，安娜——很好的住處。你只管休息好了！你別再去什麼看護婦了。你跟我住在一起，這沒有什麼說的！

安 「驚訝，被他的懇切態度感到喜悅——微笑着」那麼你是真喜歡看見我——真的麼？

桂 「將她的一隻手緊握在他的雙手中」安娜，我見着了你，我快樂得像什麼似的，我告訴你吧！別再提起做事的話了。你跟我住。我好久沒有看到你了，你別忘了這個。「聲音顫動」我老了，在這世上，除了你，我沒有什麼親人了。

安 「感動——被這種不甚熟悉的感情所困擾」謝謝你的好意。能夠聽到有人這樣對我說話，心中很舒服。喂，——如果你是這樣的寂寞——奇怪——你為什麼不再結婚呢？

桂 「大搖其頭——稍停」安娜，我太愛你的母親，不願意再結婚了。

安 「被感動——徐徐地」她——我記不起來了。她是個怎麼樣兒的人？告訴我。

桂 一切的事我都要告訴你——你咧，也把你所經過的一切事情告訴我。不過現在不要在這兒說。這種地方，對於年青的女孩子是不良的。只有那些壞水手們纔到這兒來喝酒。「他說着馬上站起來，拿起她的手提包」安娜，你跟我來。你得躺下，休息休息。

安 〔剛立起身，又坐下去〕你上哪兒去？

桂 來，我們上船去。

安 〔失望地〕你是說，上你的那個運煤船去？〔淡淡然〕不是我去的地方！〔看到他失望的面色——勉強微笑〕你想一個運煤船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年青的女人，是個好地方麼？

桂 〔遲遲地〕我想是的。〔躊躇一會——於是繼續愈說愈懇切地〕安娜，你不懂，運貨船上是怎樣的好啊。拖船來了，我們就被拖到海中去——四圍都是水，有陽光，新鮮的空氣，飲食好，使你長得健壯。你可以看到許多你以前沒有看過的東西。夜晚也許有月光；看到輪船駛過去；看到帆船走動——可以看到所有美麗的東西。你需要這樣的休息。你年青，已經是工作得太勞苦了。你需要休息，是的！

安 〔逐漸感到興趣——不安地笑着〕你說的倒好聽。我實在也喜歡到海面上去旅行一次。就是這個運煤船打消了我的念頭。好吧，我跟你去瞧瞧，也許我會住下來。嘻，什麼事我都得試試看。

桂 〔又拿起她的手提包〕我們走，好麼？

安 忙什麼？等一會。〔忘其所以，又回復到她所習慣的姿態上面去，向他投射她職業上勝利的微笑〕嘻，我口渴的很。

桂〔忙放下她的手提包——迅疾地〕安娜，對不起，你想喝點什麼，嗯？

安〔立即地〕我要——〔突然想到她眼前所處的境地——困惑地〕我不知道。他們這兒有什麼好喝的東西？

桂〔微笑〕安娜，我想他們這兒沒有什麼好的東西給你們年青的女孩子們喝。薑啤酒——也許有沙士汽水。

安〔勉強笑笑〕那麼就是沙士汽水吧。

桂〔向她走去——眨眨眼〕安娜，我說，我們來慶祝一下，是的——就只這一次，因為我們少年沒有見面了。〔輕聲，不安地〕安娜，他們有好的葡萄酒。這對於你有益，我想——少喝一點——可以叫你開胃。並且也不太厲害，喝一杯，不會使你頭昏的，我可以擔保。

安〔略為帶點神經質的笑〕好吧，就來葡萄酒吧。

桂我去拿酒。〔他走進酒吧間去了。門關上，安娜馬上立了起來〕

安〔拿起手提包——說出聲——吶吶然〕天呀，我受不了這個！我得忍下去。〔手提包自手中掉下，她又倒在椅內，用手掩住臉，開始哽咽〕

勞〔當桂絲走來時，放下手裏的報紙——微笑〕那個女的是誰？

桂〔得意地〕勞利，她就是安娜。

勞 〔驚奇地〕令愛，安娜？〔桂絲點首。勞利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困惑地掉轉身〕
桂 勞利，你看她漂亮不漂亮？

勞 〔提起興致來〕當然！像桃子似的美！

桂 你說你！給我拿酒去——安娜要一杯葡萄酒——她這一次跟我一同慶祝一下——我來一瓶小啤酒。

勞 〔拿上酒〕小瓶啤酒，嗯？她已經把你改邪歸正了。

桂 〔快樂地〕你說咧！〔他接過酒。安娜聽到他走來的脚步声，急忙擦乾眼睛，勉強笑着。桂絲走進來，將酒放在桌上——親切地看了她一會——拍拍她的手〕安娜，你疲倦了。我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一個長時期。〔拿起啤酒〕來，喝一杯，提提神。〔她舉杯——他笑着〕安娜，萬歲！你懂不懂這個瑞典字？

安 萬歲！〔她咕嚕一聲，將酒吞下，像喝威士忌一樣——嘴唇顫動〕萬歲？我想我懂這個字的意思！

第二幕

景

十天之後。停泊在浦分斯頓外港口內，載貨沈重的「西米安·溫塞浦」號運煤船的船尾上。晚上十點鐘。運煤船籠罩在密霧中，靜悄悄地浮在水面上。一大圈的粗纜上，放着一盞提燈，投射暗淡的燈光在它鄰近的物件上——如同扣緊拖輪索纜的大馬嚼鐵等。後面是船艙，艙內的燈光，投在窗上，模糊地發出蒼白的光亮。艙內火爐的煙囪，伸出在艙頂外面有數呎高。岸上及停泊在港內的船上，發出陰沈的鐘聲，在有規則的間斷時間內，擊碎夜的寂靜。

開幕時，安娜立在放着提燈的大纜圈旁。她顯得康健，樣兒改變了，臉上恢復了原來的自然顏色。她穿一件黑色的油布衣，但沒有戴帽，向船後的濃霧望着，臉上現着驚奇的表情。艙門被推開，桂絲走了出來。他穿件黃色油布衣，長褲，腳上是長統靴。

桂 〔艙內燈光仍餘留在他的眼眶內，眨着眼向船尾探視〕安娜！〔沒有回答，他又叫了一聲，

這次聲音內帶着顯然的猶疑〕安娜！

安 〔驚動一下——用手一揮，禁止響動似地，輕聲細氣地〕噫，我在這兒。你要什麼？

桂 〔殷切地走過去〕安娜，不到艙裏去麼？時候不早——已經打過四下鐘了。立在這霧裏，對於你的身體恐怕不大好。

安 爲什麼？〔帶着奇異的喜悅〕我喜歡這霧！真的！它是那樣的……〔躊躇一下，思索適當的字眼〕好玩兒，肅靜。我覺得已經是——完全超脫了一切。

桂 〔厭憎地吐口唾沫〕噁，霧是它所玩弄的把戲中最壞的一個！

安 〔笑了一下〕又在抱怨海麼？我倒漸漸愛它起來了，雖然我見到的還不多。

桂 〔憂鬱地看她一眼〕安娜，你這話不對。你愈看得多，就愈不會這樣說了。〔看她有些怒意，連忙換了稍愉快的口氣〕不過你喜歡待在這煤船上，我倒很高興。你在這兒覺得很好，我也喜歡。〔和藹地笑着〕你喜歡這樣孤單地跟你的老爸爸住在一道麼？

安 自然我喜歡。每件事都和我以前所經歷過的不同。就說眼前——這霧——嘻，說什麼我也不會見過的。我從來沒有想到，住在船上和住在岸上是這樣的不同。嘻，我如果是男子漢的話，我一定喜歡在船上工作，真的我喜歡。你老願意做個水手，這就難怪你了。

桂 〔奮激地〕安娜，我不是水手，而且這不能算是真正的海。你只看到它好的一面。〔看她沒有回話，希望地，繼續說下去〕我想一到早上，霧就會消散的。

安 〔聲音又帶着喜悅〕我愛它！它永遠不消散，我也不會感到厭倦！〔桂絲煩躁地雙腳移動了

一下。稍停，安娜繼續徐徐地說〕它使我感覺到清潔——在這外邊——就好像洗了一個澡似的。

桂〔稍停〕你還是進艙裏去看看書吧，這樣可以使你睡着。

安 我不想睡。我要待在這外邊——思索，思索。

桂〔向艙走去——但又走了回來〕安娜，今兒晚上你有些特別。

安〔聲音提高，有些怒意〕你打算怎麼樣——想把情形弄得更糟麼？你待我很好，不能再好了，我自然很感激你——不過你現在不要把它毀了。〔看到她父親臉上難堪的表情，勉強笑了笑〕我們談別的吧。來，坐在這兒。〔用手指着盤繞着的纜圈〕

桂〔在她的身旁坐下，歎了口氣〕安娜，夜深了，快要打五下鐘了。

安〔感到興趣地〕五下鐘？這是什麼時候？

桂 十點半。

安 好玩兒，你們這一行的話我完全不懂——表姊妹家中老談的是些收成五穀這一類的話。嘻，你說，我不聽膩了麼？對於他們也膩了！

桂 安娜，你不喜歡住在鄉下麼？

安 我已經對你說過多少回，我恨它。〔堅決地〕哪怕只有一滴海水，也比世界上所有的田地要

好些！真的！而且你也不會喜歡田地的。你是屬於這兒的人。〔說着向海迅速地揮了一下手〕不過不是在煤船上。你是屬於一個真正的船的人，航行到世界各處去。

桂 〔憂鬱地〕安娜，這行我幹了多少年了，我是個糊塗蟲。

安 〔厭憎地〕哦，別這麼說了！〔稍停，沈思地〕我們家裏的男子都是水手麼？——就你知道的祖先一個個想去。

桂 〔短促地〕是的，都是些糊塗蟲！我們那一個村莊，在瑞典的海邊上，所有的男人們都幹海上這一檔行業，沒有旁的事好幹。你的祖父就死在印度洋的一隻船上。他葬在海裏面。他的事我不大詳細。後來你的三位伯父也上船做事。後來我也幹了這一行。於是你的祖母孤單單地一人留在家中。不久她死了——一個人也不在身邊。她死的時候，我們都航海到遠的地方去了。〔憂傷地停頓一下〕你兩個伯父，像你的哥哥一樣，在漁船上落水淹死了。另外一個伯父，積蓄了一點錢，海上這一行不幹了，後來死在家中牀上。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被這個老傢伙所害。〔大膽地〕至於我，我可以向你打賭，也要死在岸上，死在牀上！

安 他們都是水手麼？

桂 他們大都是身體健壯的航海的人。〔有些得意的神氣〕他們也都是很機靈的航海的人——一等一的機靈。〔躊躇了一會——害羞地〕我是二副。

安 二副？

桂 這是地位稍爲高點的職員。

安 嘻嘻，那很好。二副做些什麼事？

桂 〔稍猶疑一下，又沈入憂鬱中，她的過分的興奮使他感到憂慮〕工作很苦，整天的。我告訴你，到海上去簡直使人難受。〔決定使她厭惡海上生活——口若懸河地〕我們家裏的人，都是些糊塗蟲。他們幹這一行，不爲了什麼，也不計較什麼，只等着發工錢的一天，拿了錢就喝酒，受人的騙，然後又航行到旁的地方去。他們不回家，盡做些好人不做的事。到了後來，那個老傢伙，海，遲早就把他們吞滅了。

安 〔興奮的笑着〕好精神，我得這樣稱呼他們。〔於是迅疾地〕可是，聽我說——家裏的女人們都是和水手結婚的麼？

桂 〔懇切地——看到有機會說出他的意思〕是的——她們的情形壞到不能再壞了。終年看不到她們的男人，好久好久纔能見一次面。她們坐在家中，孤單單地等呀，等呀。孩子長大了，也都到海上去，她們又得坐在家中等呀，等呀。〔激動地〕女人嫁給水手，一定是個瘋子，蠢貨！你母親如果在的話，也一定會對你這樣說的。〔他墮入抑鬱的深思裏〕

安 〔稍停——夢囈似地〕真好玩！今晚上我覺得有些奇怪，我覺得老了。

桂 「迷惑起來」老了？

安 嗯——好像生活在這霧裏面好久久了。（困惱地蹙着額）我不知道怎樣纔能說明白我的意思。好像我到遠處待了一個長時期，又回到家裏來似的。好像我以前會到過這兒——這船上，在這同樣的霧中——有許多次了。（短促地笑了笑）你一定以為我說的太空洞了。

桂 「粗暴地」任何人在霧裏面都會這樣感覺到奇怪的。

安 「堅持地」不過你替我想想看，為什麼原故我會有這樣的感覺——感覺到——好像我以前丟了什麼東西一直沒有找着，現在可找着了——好像這兒對於我是個很合適的地方呢？並且我彷彿忘記了——以前所經過的一切事情——好像它們對於我沒有什麼關係了。我覺得現在多少是清潔些——正如你洗過澡之後的那種感覺。我覺得又快樂了——是的，真是的！——比以前我所到過的任何地方都更要快樂些！（桂絲沒有發言，只深深地歎了口氣。她繼續着她的奇異的心情）我這種感覺很奇怪，你想是不是？

桂 「聲音中帶着嚴肅」安娜，我把你帶到海上來，我想我真是個糊塗蟲。

安 「被他的聲調所激動」今晚上你自己說話也奇怪。你這樣做，好像怕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

桂 安娜，只有天知道。

安 「半譏諷地」那麼，如同牧師說的話，這是上帝的旨意——這一切所發生的事情。

桂〔立起來，激烈的反抗〕不！那個老傢伙，海，它不是上帝！〔他激動後半晌，一個男子漢的乾澀的，聲嘶力竭的喊聲，隱隱然自霧中向碼頭這邊送來「喂啊！」〕〔桂絲驚喊一聲〕

安〔迅速站起〕什麼事？

桂〔已經鎮定下來——忸怩地〕我也嚇了一跳。安娜，那不過是有人在喊叫——霧裏迷失了方向。準定是漁船。我想是漁船的機器出了毛病。〔「喂啊」的喊聲又穿出了牆壁似的濃霧，這次更近些。桂絲走到船左舷〕喊聲打這邊來的。那船是自外海駛進來的。〔他將雙手掌攪着，放在嘴旁，大聲喊回去〕喂，喂啊！出了什麼毛病？

人聲〔這次更近，但已向前移到船頭去了〕我們靠近的時候，將繩子扔過來。〔激怒地〕喂，你們在哪兒呀？

桂聽到了他們的槳聲。我想他們是打船頭駛來了。〔於是又大聲喊〕這邊！

人聲知道了！〔槳在槳的鎖洞裏攪動的聲響〕

安〔似乎自言自語——抱怨地〕那個人幹什麼不待在他自己的船上？

桂〔快速地〕我到船頭去。都睡了，只有守望一個人。我得給他一條粗索。〔他拿起一盤繩子，向船頭急忙走去。安娜走到船尾的頂端，似乎願意盡可能地孤獨地留在那兒。她轉過身去，朝霧裏望着。〕「喂啊」的喊聲又送了過來，桂絲答以「這邊」。半晌無動靜，於是激動

的人聲傳了過來，隨着是脚步声。桂絲自船艙那邊走出，扶着一個穿工裝的人。那人似乎是筋疲力盡的樣子，一隻手臂挽在桂絲的頸項上。水手約翰生，一個年青的瑞典小伙子，也扶着一個力竭疲困裝束相同的人，跟着上場。安娜轉過身來望着他們。桂絲站住——迅速地——安娜！來幫幫忙，好麼？你到船艙裏去拿瓶威士忌來。他們要點酒壯壯力氣，快累得要死了。

安（急忙走過去）好的——可是他們是誰？出了什麼亂子？

桂 都是水手。他們的船出事沈了。在小船上待了兩天，他們四個人，只有一個可以走動。安娜，來。（她走進船艙，將艙門扶住，讓桂絲和約翰生扶着那兩個人進去。門關上。半晌，門又開了，約翰生走了出來。桂絲的聲音自艙內傳出來）約翰生，快去看看那個人。

約翰生 是。（下場。門又關上。麥地·布克跌跌跣跣地自船艙那邊走出來。他慢慢向前移動，脚步不穩，右手扶着船舷，藉以穩定身體。他赤着上身，沒有衣服，只穿一件骯髒的粗布褲。他的身體顯得強壯有力，胸脯寬大，身材高，面容英俊，堅實，粗野，勇敢。年紀約在三十上下，正是肌肉結實，孔武有力的時期。烏黑的眼珠，因為缺少睡眠的原故，現出紅色的血絲，眼光閃爍不定。手臂和肩上的肌肉，結實得一塊塊凸了出來，前肘上的青筋突出，像青的繩子似的。他摸索着走到纜圈前，坐下來，面對着船艙，彎着背，雙手扶着頭，顯得

疲倦的樣子」

布克（以下簡稱布）「大聲地自言自語」搖，你這個鬼，搖吧！「擡起頭，向四週望望」這是個什麼小船？嗯，總算平安了——天幫忙。「機械地劃了個十字。約翰生扶着第四人自船舷那邊走上甲板。那人斷斷續續地喃喃自語。布克輕蔑地向那人看了一眼」你這樣沈不住氣？沒用的東西！「兩人從他身旁走過，走進船艙。艙門開着。布克疲乏地向前癱倒在地上」我疲倦了——完全疲倦了。

安「走出船艙，手裏拿着一瓶威士忌，還剩下小半瓶酒。看到布克躺在腳前，艙內的燈光投射在他的身上。她先喫了一驚，然後走到他的身邊，顯然克服了她憎惡的感覺」這兒，喝口酒，你得喝點酒。

布「徐徐擡起頭——疑惑地」我在做夢麼？

安「微笑」喝下去，你就會知道你不是在做夢。

布「酒，去你的——不過，喝一口也好。「一口氣喝了幾口」啊！我需要這個——而且酒還不壞。「向她直率地笑着，露着羨慕的意思」我說做夢，並不是醉後胡說。我以為你是打海裏出來的什麼人魚，來折磨我。「伸出手，撫摩她的手臂」噯，真的肉，真人，一點不假。

安「淡淡地——向後倒退一步」別動手動腳。

布 可是告訴我，這是不是一個運煤船？

安 當然。

布 像你這樣一個漂亮女人，在這麼一個小船上幹什麼？

安 「冷淡地」不關你事。「可是不自禁地，半愉快地」喂，真的，你是強大的一個——經過了這些時候，你倒還會開玩笑。

布 「快樂地——得意地」這不算什麼——像我這樣一個真男子漢，這算不了什麼。「大笑」愛人兒，只算是一天的工作罷了。「比較嚴肅，但仍帶着自誇的口氣，祕密似地」可是我不撒謊，真是他媽的九死一生，這會兒我們恐怕是在海底，跟海龍王打交道咧。告訴你，若不是因為我的膽大力強，這會兒不被魚吞了纜怪哩！

安 「藐視地」嘻，你恨你自己，是不是？「漠不關心地走開」你最好進來躺躺。你一定需要睡覺了。

布 「被刺痛似地——歪歪倒倒地爬了起來，挺起胸膛，昂着頭——憎惡地」躺下，睡覺？哼，兩天兩宵都熬過了，現在倒需要起來了。別以為我像他們三個沒用的傢伙，就是跟我同船來的那幾個人。我坐在這兒，一隻手綁在背後，我可以將他們三人打倒。他們也許累了，我可不——而且兩天來，他們躺在船裏，手都不能舉起來，是我搖着船來的。「看到她毫無反

應，憤怒起來」我雖然這樣疲倦，這船上所有的人，一個抵一個，我都能把他們打倒！

安 「譏諷地」嘻，你真是了不起的好漢！「但看到他現着疲乏無力的樣兒，不覺露出同情」別談打架的事了吧。你說的話我都相信。如果你不進來，那麼就坐在這兒吧。「他無力地坐下」你完全累了，也許該這樣兒。

布 「粗暴地」我他媽的！

安 「冷冷地」倔強吧，不關我事，而且你的話我也不理會。我知道男子漢當着太太小姐們的面前不會說出那樣粗野的話。

布 「歪歪倒倒地又立了起來——憤怒地」太太小姐們！哈哈！鬼話！別瞞我了。太太小姐們在這樣血腥氣的船上幹麼？「安娜擬走入船艙，他側身攔住她的去路」慢慢！你不是老頑固一類的女人，我以為你的下文是——跟他同住船艙內，一點不錯！「看到安娜冷若冰霜，含有敵意的面部表情，突然改變口氣，暴怒似的大喜說」可是我剛見你的面時，我就想到，像你這樣一個嬌美漂亮的女孩子，竟跟那麼一個矮冬瓜似的瑞典老頭子混在一道，真是糟蹋了自己的青春。海上有多少強壯英俊的小伙子，會不願自己的性命來換你的一吻！

安 「藐視地」像你這樣的小伙子麼？

布 「露齒而笑」我說的話是真的。若是要我說，我們兩人正相配。「迅疾地用手攔腰將她抱

住〕噫，美人兒！他在船艙裏。我需要的是你的一吻，就可以趕走我身上的疲倦。來，接個吻！〔將她抱緊，擬吻她〕

安 〔掙扎着〕放手，你這鬼！〔她盡力將他推開。布克因為疲弱無力，站立不穩，向後傾倒。頭碰的一聲砸在船舷上。他倒在地上，半晌不動。安娜立着，驚懼地望着他，過了一會，她屈膝跪在他的身旁，將他的頭扶起，放在自己的膝上，焦急地望着他的臉，希望有蘇醒的徵兆〕

布 〔身體動了動——喃喃地〕天保佑！〔睜開眼，朝她眨眨眼，些微帶着驚奇的神氣〕

安 〔一鬆手，讓他的頭倒在甲板上，噓口氣，立了起來〕醒過來了，噯？噫，我嚇了一跳，以為你斷了氣咧。

布 〔掙扎着坐了起來——輕蔑地〕斷了氣？我這顆大腦袋，一下子是打不碎的。〔望着她，流露更深的羨慕〕可是你那一雙美麗的膀子，卻有這樣大的力氣，難得，難得。這世界上沒有一個男子能像你一樣，能够使我麥地·布克躺在他的脚前斷氣。

安 〔懊悔似地〕別說了。剛纔的事，我很對不起你，聽見了沒有？〔布克立起，坐在長凳上。——於是嚴肅地〕可是你別再跟我胡纏，聽我說，別再瞎想。我待在這煤船上，是因為跟我父親一道出去旅行。船主就是我的父親。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布 就是那個老矮——我是說那個瑞典老頭子？

安 是的。

布 〔立起——向她的臉上探視着〕如果我生來不是一個傻瓜的話，自然我應該明白。你頭上的金絲頭髮，在你頭上像一頂金冠冕似的，是怎麼生長的？

安 〔愉快地笑着〕喂，不能住嘴，是不是？〔又用嚴肅的口氣〕剛纔你說的話，做的事，你想看，應不應該向我道歉？你倒向我說出這些騙人的話來。

布 〔怒〕騙人的話！〔欠身向前，極懇切的態度〕實在的，我應該請你原諒——我可以跪下來，如果你喜歡。我剛纔說的話，做的事，都不是有意的。〔又現着恨惡的樣兒〕可是世界各大碼頭的女子，從來沒有這樣愚弄過我！

安 〔欣然的譏諷〕哦，你的意思是說，你是個玩弄女性的人，所有的女人都拜倒在你的腳下。

布 〔不悅——熱情地〕別開玩笑了！瞧得起你纔這樣說。〔熱忱地〕剛纔說到女人的事，並沒有撒謊。〔憂傷地〕我是個大笨貨，一發火，把你看錯了，以為跟那些在水碼頭上混混的女人們一樣，可是自我長大成成人以來，還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的女人。〔安娜聽到此言，向後退縮。他迅速地中訴着〕我是個老粗，我想，像你這樣一位良好端莊的女子，我連吻你的鞋底也不配。只因爲你那種不知不覺的樣兒，纔把你看錯了。所以請你原諒，爲了天神的愛，讓

我們打這時起彼此做個朋友吧。〔熱情地〕我寧可跟你做朋友，不願享有世界上任何別的東西。〔他羞愧地向她伸出手來〕

安 〔奇異地望著他，迷惑不解，雖然如此，仍被感動，衷心欣慰——猶豫地握住他的手〕是的。

布 〔似孩子的喜悅〕哦，天祝福你！〔大為興奮，緊握住她的手〕

安 哎喲！

布 〔連忙鬆手——戚然〕小姐，請原諒，我是個老粗。〔於是坦直地——洋洋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手臂〕我的手和膀子力氣大，有時我忘了。

安 〔撫摩握痛的手，瞧瞧他的手臂，也帶些羨慕的樣兒〕嘻，你是有些力氣。

布 〔喜悅〕這不騙你，我爲什麼不力氣大，你想，我剛剛是個小孩子的時候起，就在船上當火夫，到現在總釀了幾百萬噸的煤。〔他拍拍纜圈，請她坐〕小姐，你坐，我把我的事告訴你，你把你的事告訴我，這樣一小時之後，我們就會像在一個屋子裏生長大的老朋友一樣。〔羞愧地拉拉她的衣袖〕若是你喜歡的話，就請坐下。

安 〔笑了一下〕好吧——〔坐下〕可是不談我的事，你聽到了沒有？把你的事和船出毛病的事都說給我聽。

布 「心中喜悅」是的，是的，我說給你聽。可是小姐，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句話，我的頭弄昏了麼？

安 「防備地」嗯——我不知道——是什麼事？

布 你跟這老頭子沒有出來旅行的時候，你做什麼事？因為我想，像你這樣一位美好的女子，一定不會老是待在這個小船上。

安 「不安地」不——當然不是的。「猜疑地朝他的臉望着，怕他的話裏含着什麼暗示在內。看到他天真地坦直的樣子，纔大膽地說」好，我告訴你吧。我是個看護婦，懂麼？幫人看護小孩子，教他們學習。

布 「被感動」看護婦，是麼？那你一定很聰明伶俐。

安 可是不要談我的事吧。告訴我船出毛病的事，你剛纔已經答應給我聽的。

布 「很重要似地」小姐，事情是這樣的。兩星期前，我們遇着了暴風雨，船進了水。船老大希望趕到波士頓，可是十天後，我們又遇到了像頭次一樣的暴風雨，這次更厲害些。從船頭到船尾，都進了海水，這樣四天了。這時實在是最危險的時候，天老爺保佑。「得意地」如果不是因為我和我的力氣大，我告訴你——一點不假——火艙裏大家就要暴動了。是我把他們鎮壓下來，一拳一脚，他們再不怕老軌，只怕我這隻右手膀，比怕海更厲害。「急切地望着

她，期待着她的首肯）

安〔欲笑不笑——聽到他這種孩子氣似的大話，覺得好玩〕你做了些艱苦的工作，是不是？

布〔立即〕我做了！他們軟弱無力，屈服下去，我就堅持到底。不過這對於每個人都很有幫助！最後幾秒鐘，大家都掙扎着，瘋狂似的。我記不起了後來怎樣，不過只記得我們四個人在一隻小船上，大浪把船帶上去的時候，我向四下一望，只看到那隻船和人浮在海面上。

安〔壓低聲音〕那麼其他的人都淹死了？

布是的，他們都淹死了。

安〔身體顫動一下〕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結局！

布〔轉身向她〕這對於那些住在陸地上的人們也許是個可怕的結局。可是對於像我們漂流在海面上的人們，倒是個好的結局，我告訴你吧——快，乾淨。

安〔被他的話所激動〕是的，乾淨。對了，正是這兩個字說出了我的感覺——所有的。

布你的意思是說海？〔感到興趣地〕我正在想，你的血裏面也有海的氣息。你的老頭子不只是這隻煤船上的傢伙——對不起，請原諒——瞧他的樣兒，他的一生不只是這樣的。

安對了，他做過輪船上的二副，好多年了。他說，我們家裏父族和母族兩方面，老早就有人過着海上的生活。所有的女人都嫁給了水手。

布 〔深深感到滿意〕她們是麼？她們有種。只有在海上你纔可以找到真正的男子漢，他們纔配和良好的，脾氣高傲的女孩子結婚，〔大膽地加上一句〕像你這樣的女孩子。

安 〔笑〕又開玩笑笑了。〔覺得他受窘——連忙〕可是你不是說把你的事說給我聽。當然我看得出來，你是愛爾蘭人。

布 〔大聲地〕是的，謝謝天，雖然我有十五年沒有看到她了。

安 〔思索地〕水手不大回家，是不是？我父親也是這樣說的。

布 他沒有撒謊。〔突然傷感地〕海上的生活是艱苦寂寞的。你在各處碼頭上所遇到的女人們，她們對你說些不是女人所說的話。你明白我的意思，她們窮，又壞，天饒恕她們吧。她們直想偷你的錢。

安 〔背轉臉——立起來——神情激動地〕我想——我想到裏面去看看情形怎樣。

布 〔以爲冒犯了她——請求地〕不要走，我說——是不是說到她們，有什麼地方冒犯了你？別放在心上！和你這樣一位女孩子談正經話時，我就不知道怎樣說纔好。爲什麼不？自從離開家到海上做剷煤的工作時起，這還是頭一次和一位真正端莊的女子談話咧。所以現在別離開我，我們現在開始是朋友了。

安 〔又掉過頭來，朝他勉強笑了一下〕我並不怪你，真的。

布〔感激地〕哦，天祝福你！

安〔立即調換話題〕可是你如果真以為海上是這樣一個壞的生活，那麼爲什麼不離開它呢？

布〔驚訝地〕到陸地上去工作，是不是？〔她點點頭。他輕蔑地吐口唾沫〕在糞堆裏淘金，從早到晚，是不是？〔用力地〕小姐，我不是這種人。

安〔笑〕我猜到你會這樣說的。

布〔辯駁地〕不過海上有好事也有壞事，像陸地上一樣。我常常想，如果能在一個相當的輪船上當火夫，也許有力量蓋座小屋子，每四個星期回家去玩一個星期。而且我也想，也許運氣好，能找到一個良好端莊的女子——像你一樣——願意跟我結婚。

安〔笑着掉轉身走開——不安的〕嗯，是的。爲什麼不？

布〔徐徐走近她的身旁——歡躍地〕那麼，你是說像你這樣的女人，也許完全不計較我的過去，只要親眼看到我本身的好處就行，是麼？

安〔相同的聲調〕嗯，是的。

布〔熱情地〕我發誓，她不致後悔的！那麼，我不再喝酒，浪蕩了，發工錢的時候，完全將錢交給她，到了碼頭的時候，待在家裏一個星期，每晚都像綿羊似的馴服，和她待在一道。

安〔不禁被感動，但又被這種半含蓄的求婚所煩惱——勉強發笑〕那麼你只要盡力去尋找這種

女人。

布 我已經找着了！

安 〔半驚嚇地——想一笑了之〕已經找着了？什麼時候？我想你是說……

布 〔大膽地，有力地〕今天晚上。〔低下頭——謙虛地〕如果她願意要我的話。〔於是擡眼望着她的眼睛——坦直地〕我說的就是你。

安 〔爲他的眼光所吸住一會——於是退縮，發出奇異斷續的笑聲〕喂，——你是不是——發瘋了？你想跟我開玩笑？向我——求婚！——天呀！——只認識了這樣短短的一會工夫？〔桂絲自船艙走出，立着，眨着眼向船尾張望。當他看出安娜和一個不認識的水手這樣親近的樣兒，臉上立刻現出怒意〕

布 〔跟在她的後面——熱烈地，堅持地懇求着〕我告訴你，這是天的旨意，把我從大風暴和霧裏，帶到這個唯一的地方來，有你在這兒！想想看，這不是很奇怪……

桂 安娜！〔向他們走來，緊握着拳頭，盛怒地〕安娜，你進艙去，聽到了沒有！

安 〔在這種威逼的聲調下，她一切的感情立即變爲憎恨〕你想你是對誰說話——奴才麼？

桂 〔刺樣——聲音顫動——懇求地〕安娜，你需要休息，你得睡覺。〔她立着不動。他憤怒地轉向布克〕你在這兒幹什麼，你這水手？你沒有病，像他們似的。去，到船頭艙裏去，他們

會給你睡的牀鋪。〔威脅地〕快，快去，我告訴你！

安 〔衝動地〕可是他病了。瞧他，連站也站不穩。

布 〔立直，挺起胸膛——大膽的笑〕你命令我麼？那麼，留神點！我雖然沒有氣力，可是只要一隻手就可以把你折成兩段，扔到海裏去——你手下人照樣跟你去。〔突然停住〕我忘了。你是她的父親，怎麼着我也不會打你的。〔膝蓋向下沈，混身搖動，快要倒下去。安娜喫驚地喊了一聲，跑到他的身邊〕

安 〔將他一隻手膀擡起，放在她的肩頭上，支持着他〕到艙裏去，如果沒有牀鋪，可以睡在我的牀上。

布 〔大悅——他們向船艙走去〕哦！天呀！我的膀子放在你的脖子上！安娜！安娜！這樣一個甜蜜的名字，正配合你。

安 〔小心翼翼地扶着他走〕施！施！

布 爲什麼？不，我要說，我要像霧中的號角似的，向海大聲喊叫！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子，我們快要結婚，誰知道了我都不在乎！

安 〔扶着他，快要走進艙門的時候〕施！別再說這個了，你睡覺去。〔兩人走進船艙。桂絲聽到布克最後的幾句話，張着嘴，盯着他們的背影，呆在那兒〕

桂

〔突然回轉身，握着拳頭，向海揮動着——痛恨地〕你這個可惡的老傢伙！這是你玩的鬼把戲！〔像瘋狂似的大怒〕可是天呀！你不要這樣做！不，當我還活着的時候！不，天呀！別這樣做！

——幕——

第三幕

景

運煤船「西米安·溫塞浦」號船艙內部（船停泊在波士頓）——一間窄狹，天花板低沈的船艙，牆壁淡褐色，上面有一道白邊。左壁後部，有門通至睡臥處。左牆角一隻大壁櫃，漆成白色，櫃門上一面大鏡子掛在釘上。後牆上有兩個方形的小窗；另有一門，外邊即是甲板，通至船尾。右壁有兩窗，窗外是左舷甲板。窗口掛着白窗幃，清潔挺直。船艙中央有桌一，兩把藤坐椅放在桌旁。另有一隻褐色，業已收壞的柳條搖椅也在桌旁。

這是約一星期後一個晴天的下午。從港口及各船塢中傳來輪船的汽笛聲，和近處貨船卸貨時所用的蒸汽機發出卜卜的響聲，因為船艙門窗關閉的緣故，變成沈悶的聲響。

幕啓時，桂絲和安娜在艙內。安娜坐在桌旁的搖椅裏，手中拿着報紙，眼睛不在看報，而直望着前面出神。她現出不愉快的樣兒，心中煩惱，蹙着眉頭在思索。桂絲在艙內來回走動，迅疾地，不安地向她臉上瞟了一眼，於是停步立在窗前，心不在焉地向窗外探視着。他的態度表示一種即將來臨的陰沈焦慮，使他坐立不安。他伴作整理艙內的物件，但只是將物件拿在手裏呆看了一下，又無目的地將物件放下。他清理一下喉嚨，開始用低沈的聲音唱：「我的約瑟芬，上船來。很久我等候着你。」

安 〔轉身向着他，譏諷地〕旁人覺得好的時候，我也高興。〔疲乏地〕嘻，我真希望我們離開這骯髒的地方，回到紐約去。

桂 〔歎口氣〕船再開走，我也喜歡。〔看她沒有答話，他也盡力想譏諷一下〕可是我明白你爲什麼不喜歡波士頓。我想你在這兒也過得很快樂。自從我們來到這兒，你常上岸去玩，日裏夜裏，看電影，看各種表演，各種好玩的東西——〔眼內含着恨〕沒有一刻不是和那個愛爾蘭傢伙在一道！

安 〔疲倦地奚落〕哦，天吶，爲這件事你又要發作麼？他跟我在一道，這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是不是要我整天整夜地和你坐在這個船艙裏——織東西？難道我就沒有權利去享受我能够有的快樂麼？

桂 那不是正當的快樂——和那個傢伙在一道，不是的。

安 每晚我都是十一點鐘就回船來了，是不是？〔突被一種思念所激動〕疑惑地望着他——漸漸怒氣湧上〕嗯，你說，你剛纔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桂 〔迅疾地〕安娜，沒有什麼，就是那麼幾句話罷了。

安 你說「不正當」，你說不好。你聽我說，你的意思是不是指我們中間有什麼壞事發生了？

桂 〔驚訝地〕安娜，沒有呀！我可以對天發誓，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層！

安 〔被他很顯明的誠懇所軟化——又坐下來〕如果你想要我再跟你說話，那麼永遠不要那麼想，〔又生氣〕若是我發覺你有那種意思，我馬上就離開這船，你追也追不上。

桂 〔撫慰地〕我從來沒有想到——〔停了一下，申斥地〕你學會了發誓。這對於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是好的，你想想看？

安 〔面露微笑〕對不起。我知道你聽不慣這種話。〔嘲笑地〕這是你帶我到海上來纔學會了這一套。

桂 〔怒意〕不，不是我。是那個可惡的水手傢伙教壞了你。

安 他不是水手，他是一個火夫。

桂 〔用力地〕那更壞，我告訴你！在下面剗煤的傢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壞，最醜，最粗的壞蛋！

安 你這樣說麥地，我不要聽。

桂 當他的面我就這樣說他。你不要以為他比我強，我就怕他。〔威嚇地〕對付這班傢伙，不一定要用拳頭。還有旁的方法去對付他們。

安 〔突然驚訝地看了他一眼〕你這是什麼意思？

桂 〔沈重地〕沒有什麼。

安 最好沒有什麼。我若是你，我就不跟他搗麻煩。也許有一天他會忘記你老了，是我的父親

——到那個時候，你就會倒楣。

桂 「漸漸恨怒」好，讓他來吧！也許我是老了，可是我想還可以跟他來兩手。

安 「突改變口氣——勸說地」哦，算了吧，好好地。什麼事使你這樣難受？難道除了你，就不許旁人對我好麼？

桂 「和解地——走近她——懇切地」不，我要旁人對你好，安娜——不過不是幹海上這一行的傢伙。我喜歡你和一個在岸上有正當事做的人結婚。你可以在鄉下有間小屋子，完全是你自己的……

安 「立起——梗直地」哦，別這樣說！「輕蔑地」鄉下小屋子！哼，我希望你能够看到鄉下那間小屋子，你把我送進去，像坐監獄似的，直到我十六歲的時候為止！「愈說愈生氣」到了有一天，你用這些話來對我說使我瘋狂的時候，我會轉過頭來向你發洩，告訴你——許多事情，叫你開開眼。

桂 「噢驚」我不願意……

安 我知道你不願意；不過你仍舊說出這些話來。

桂 那麼，安娜，我不再說就是了。

安 那麼你答應我，以後遇着有機會的時候，你不許再說些不好聽的話去攻擊麥地·布克。

桂 〔躲避而懷疑〕爲什麼？安娜，你喜歡那個傢伙——很喜歡，是不是？

安 是的，我是很喜歡他！他是個規矩人，不管他有什麼缺點。他的一個指頭，就比我在那兒——內地——所遇見的一切男子都更有價值。

桂 〔面色變爲沈重〕那麼說，也許你愛他？

安 〔挑戰地〕如果我是愛上了他，又怎麼樣？

桂 〔怒容滿面，從口裏逼出下面的話〕也許——你想你——嫁給他？

安 〔搖頭〕不！〔桂絲怒容消失。安娜徐徐地繼續說着，聲音中帶着憂傷〕如果我在四年前——甚至兩年前——遇着了，我會不放鬆這種機會，我對你直說了吧。就是現在我也不會的——不過他是這樣坦直——一個大孩子似的——我不忍心去愚弄他。〔突然脫口而出〕可是不許再說他跟我不配。是我不配他。

桂 〔從鼻中發出不滿〕哦，天呀！我想你瘋了！

安 〔苦笑〕這幾天來，我對我自己是這樣想的。〔她走到門旁衣架上取下一條圍巾，向頸上一圍〕我想到甲板那頭散散步，看看外面的動靜。我喜歡看來往的船。麥地快要來了，我想。告訴他我在什麼地方，好麼？

桂
〔垂頭喪氣地〕好，我告訴他。〔安娜自後壁門走出。桂絲跟着走出，立在門外甲板上，望

着她。一會工夫，他回進艙內，關上門，立在窗前向外望着——喃喃自語——「鬼傢伙，你。」然後走到桌旁，機械地將桌布整理一下，欠身將安娜落在地板上的報紙拾起，於是坐在搖椅裏。他望着報紙出了會神，將報紙放在桌上，頭沈在雙手裏，悲傷地歎了口氣。門外甲板上送來沈重的男子脚步声，門外啄啄地敲了幾下。桂絲一驚，動了動身體，似乎欲立起去開門，但想了想又坐着不動。門外叩門聲又起，——沒有回聲，於是門推開了，麥地·布克在門口出現。桂絲向侵入者像虎似的咕嚕着，不期然而然伸手去摸自己後腰上掛着的一把短刀。布克穿得齊齊整整——穿一套價錢便宜的藍色服裝，裏面是有條紋的布襯衫，黑領結，脚上穿雙黑皮鞋，擦得光潔發亮。臉上笑容滿面〕

布
〔看到桂絲——開玩笑的愉快口吻〕誰在這兒，天祝福他！〔他彎腰，龐大的身軀自窄狹的門口擠了進來〕今天下午你好？安娜的爸爸。

桂
〔愠怒地〕很好——如果不是爲了有些傢伙的原故。

布
〔臉上露着笑容〕你是指我說的麼？〔大笑〕哈哈，如果你不是一個怪老頭子的話！〔於是嚴肅地〕她在哪兒？〔桂絲坐着不動，悶聲不響，臉上含着怒意，眼睛移動看着別處。布克被他的這種靜寂所激動〕安娜在哪兒，我問你呀？

桂 〔躊躇一會——怨恨地〕她到甲板那頭去了。

布 那麼我去找她去。不過我想乘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這兒的機會跟你說句話。〔他坐在桂絲的對面，欠身向着桂絲〕這句話就說了吧。今天我就要和你的安娜結婚，你喜不喜歡，隨你自己去決定吧。

桂 〔憤恨地望着他，逼出一聲輕蔑的笑聲〕哈哈！說倒很容易！

布 你意思是說我不會這樣做麼？〔輕蔑地〕是不是你要阻止我，你是這樣想麼？

桂 是的，若是事情來得更壞，我是要阻止的。

布 〔輕視而又憐憫地〕天幫你忙！

桂 不過不必要我這樣做。安娜……

布 〔親密的微笑〕你是說安娜會攔阻我？

桂 是的。

布 我告訴你，她不會。她知道我愛她，她也愛我，我知道。

桂 哈哈！她是鬧着玩兒的，跟你開玩笑，這樣罷了！

布 〔不動——愉快的口吻〕你這是撒謊，老傢伙！

桂 不，不是撒謊。她剛剛在走出之前，對我說的，決不會嫁給像你這樣的傢伙。

布 我不信。你是個大騙子，一有機會，就設法搗亂。不過我不是來找麻煩的，而且我坐在這兒。〔懇切地〕我們現在把這事說明，像男子漢對男子漢一樣。你是她的父親，我如果和安娜結婚，但我們卻又像狗打架似的鬧起來，這該是多麼羞恥的事？所以把實在的情形說出來，男子漢大丈夫做事應該痛痛快快。你對於我到底有什麼看不順眼的地方？

桂 〔被布克明顯的誠懇所打動，雖然不樂，也有些軟化下來——但是疑惑不定〕嗯，我不願意安娜結婚。你聽我說，我老了，有十五年沒有看見安娜。她是我世界上唯一的親人，現在她第一次出門來看我——你想想看，我會讓她離開我，扔下我一個人孤單單地麼？

布 〔熱忱地〕你這樣的感覺，請不要以為我完全沒有同情心。

桂 〔驚訝而鼓動起來——想勸服地懇請他〕那麼你是要做應該做的事，噯？你再駛到別處去，不帶走安娜。〔奉承地〕海上這一行中像你這樣的大丈夫，是不需要老婆的。每到一個碼頭，都可以換換新鮮的女人，這你是知道的。

布 〔含怒一會〕天不容的！〔控制自己——冷靜地〕我說到就會做到。可是你應該知道，每一個人，海上也吧，陸地上也吧，只要生來不是個蠢貨，總有那麼一天他會厭惡那些野草開花，等到遇見一位美好端莊的女人的時候，會傾心去愛她，有自己的家，生男育女起來。你要我離開安娜，這是沒有用的。她是世界上我的唯一的女人，沒有她，我不能生活下去，我想。

桂 只要你離開這碼頭，不到一星期你就會把她忘得乾乾淨淨，我可以和你這樣打賭！

布 你不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死不能使我忘記她。所以請你不要再提起離開她的話。我決不離開她，你也別這樣想了！如果你能明白這點，對你是有益的。她可以住在這國內，她嫁給我的話。你也可以時常看看她——比她在西部生長時的十五年中你看她的次數更多。在那樣長的年月中你從來沒有看她一次，現在你倒怕她離開你，這不是很奇怪的事？

桂 〔負咎似地〕我想最好安娜還是住在遠遠的地方，在內地生長，她可以永遠不知道這個老傢伙——海。

布 〔輕蔑地〕你又在抱怨你的一切煩惱是因為海的原故麼？可是安娜現在已經知道海了。她的血裏面就含着海的氣息。

桂 我不要她知道，海上沒有一個好傢伙——

布 現在她已經知道一個了。

桂 〔用拳擊桌——怒氣填膺地〕這就是了！你就是這樣的人——一個壞水手傢伙！你想我會讓她的生命被你糟蹋，像她母親被我糟蹋一樣麼！不，決不會！決不會讓她嫁給你，就是宰了你也可以！

布 〔驚訝地朝他看了一會——於是哈哈大笑起來〕哈哈！天呀，一個矮冬瓜能說出這樣勇敢的

話！

桂 「威脅地」哼——你瞧着吧！

布 「冷笑道」當然，我要瞧瞧！我要瞧瞧今天我就要和安娜成婚，我告訴你吧。「輕蔑的怒意」你說海這樣不好，那樣不好，你這簡直是胡說八道。你自己是個老喫這一行的水手，卻說出這樣的話，自己應該覺得可恥。我親自聽到你說了一大套，又從安娜那兒聽到你對她所說的一些話，我想你是個膿胞，簡直不是個男子漢！

桂 「面色陰沈」你瞧着吧，看我是不是個男子漢——也許比你想的更厲害。

布 「輕蔑地」是麼，別吹牛。我想你是被這海嚇得糊塗了。安娜告訴我，你要她和一個鄉下農夫結婚。當然，這倒是一對呀！難道你要安娜這樣美好的一個女人，每天晚上和一個身上帶着豬呀牛呀臭氣的髒髒傢伙睡在一道麼？難道你要她的一生和城市那些骨瘦如柴皮膚打皺的傢伙們消磨掉了麼？

桂 你這是瞎扯，你這蠢貨！

布 不是的。我說的全是你自己狂妄的意思。不過你心裏是明白的，因為怕海，所以使你漫天撒謊，成了個膿胞。「以掌擊桌」要真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話，海是他唯一的生活，他不懼怕自己的陰影！只有在海上他纔有自由，到世界各地去遨遊，見識許多的事情，不必要儲蓄錢

財，或是從友人那兒騙錢。陸地上那些傢伙一生中玩手段，欺騙敲詐等等卑鄙的行爲，他都不會有的。你自己也知道這一層，你不是做了許多年的二副？

桂〔氣得噴涎飛沫地〕你，你這瘋狂的蠢貨，我告訴你！

布 你侮辱了海。海會給你機會，它將你打倒，你不能像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立起來再和它掙扎，卻癱了下來，後半世只乾喊着海是個殺人的傢伙。〔得意地〕我自己不是差一點淹死在海裏？浪頭打過來，在海面上漂流，幾乎快進龍王殿裏去，可是我一直沒有抱怨，直到海敵不過我，知道我的力氣，是個真男子漢，我不是這樣的麼？

桂〔輕蔑地〕是的，你是個狠傢伙，聽你說的話！

布〔怒意〕你說我是個騙子不止一次了，你這老東西！我沈船的事和我的照片，一星期前不是登在波士頓的報紙上麼？〔朝桂絲上下打量，輕視的樣兒〕自然，我喜歡看到你在年富力強時所做的，和我在這次暴風雨中及以後將做的一樣，那是瘋狂的行動，你在這會兒想想，也會驚叫起來！

桂 哈哈！你這年青的蠢貨！在我老年的時候，我曾經過百來次的大風暴，比你說的更厲害！那時的船真是船——船上的人也真是好漢子。現在你們船上有些什麼？現在船上的人，連船和劃泥的船都分別不清。〔朝布克瞟了一眼〕甲板下的人只知道劃煤——也許和在岸上做煤車

上的工作也一樣！

布〔被他的話刺傷——怒意地〕你侮辱船上的火夫，你這老鬼，是不是？媽的！他們一個，也比十個像你們這班只會說大話的笨貨更強！

桂〔臉上漸漸露出怒容，手伸到背後的鞘刀〕你，你這愛爾蘭豬！

布〔怒罵〕你這老狗，你不喜歡愛爾蘭人麼？告訴你，你家裏需要的就是這個——愛爾蘭人，火夫——增加你們的膽量，以後的子孫們纔不會像你這樣膽小，這樣蠢！

桂〔自椅中欠身欲起——氣得聲音發抖〕你，你當心！

布〔注視着對方——嘴唇上現着諷刺的微笑〕不管你怎樣破壞，事情已經決定了；因為安娜和我今天就要結婚，我的主意一拿定，像你這種老糊塗蟲是不能攔阻我的。

桂〔沙着嗓音大叫一聲〕你不能這樣！〔他手中持着刀，將坐椅向後踢翻，朝布克撲了過去。布克立即一躍而起，準備迎戰。毆鬥正是他所愛的事，他哈哈大笑起來。這個年老的瑞典人，在他看來，像是一個小孩子似的。他沒有還擊或是虐待桂絲，只將桂絲的右手反絞在背後，使力將他的刀奪下，扔到屋角的牆腳下去——怒罵着〕

布一個老頭子變成小孩子似的，最好不要玩弄刀槍。〔他一手將掙扎着的桂絲抵住——突然怒火上湧，縮回手，緊握着拳頭〕你這混蛋，我恨不得揍你一拳，你纔明白過來。別撞我，我

警告你！〔他一掌將桂絲推開，年老的桂絲踉蹌退到牆邊，立在那兒，喘着氣，眼睛裏含着恨，盯着布克，像在蓄積力氣，想再衝向前去〕

布 〔警告地〕別再來，我說，要不，我一拳就將你打倒，你是安娜的父親我也管不了許多了！我對你再忍不下去了。〔然後欣然笑着〕雖然如此，你可是個勇敢的老頭子，我決沒有想到你一個人會單來跟我找麻煩。〔窗口一個人影幌了一下。兩人同時驚住。安娜在門口出現〕

安 〔看到布克，驚喜地〕哦，麥地，你早來了？我是在——〔突然打住，朝兩人望了望，立刻發覺有什麼事已發生〕什麼事？〔看到翻倒的椅子——驚嚇地〕那椅子怎麼倒在地上？〔轉身向布克，質問地〕麥地，你沒有和他打架吧？——你已經答應過我。

布 〔回復原來的神情〕安娜，我沒有打他。〔他走去扶起椅子，然後轉身向着仍懷着疑惑的安娜——微笑着〕你不要發愁。我們兩人只不過爭論了幾句，你就來了。

安 爭論一定很厲害，要用椅子扔板凳，〔轉身向桂絲〕爲什麼不說話？到底是怎麼了？

桂 〔終於鬆弛下來——避免她的眼光——膽怯地〕我們在談論船和海上的人們。

安 〔鬆了口氣，微笑着〕哦——仍是那一套話，噫？

布 〔突然有了勇敢的決心似的——向桂絲輕蔑地一笑〕他沒有把整個的事實告訴你。我們爭吵

的一大半是爲了你。

安〔蹙一蹙眉〕爲了我？

布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們要在這兒，當着你的面，把事情解決清楚。〔說着在桌子的左邊坐下〕

安 〔捉摸不定——朝兩人望望〕當然。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桂 〔向桌走去——向布克抗議〕不！你不能這樣做，你！安娜，你告訴他，你不要聽他的話。

安 可是我要。我要這件事解決清楚。

桂 〔畏懼起來〕不論怎樣，現在不要。你不是要到岸上去麼？恐怕時間來不及……

安 〔堅決地〕是的，就在這兒，馬上就說明白。〔轉身向布克〕麥地，他既然不肯說，你告訴我。

布 〔深深吸口氣——於是鼓起勇氣說話〕整個的事只要幾句話就可說明。他沒有錯，他一見我的面就恨我，我告訴他我愛你。〔熱情地〕安娜，這是千真萬確的，你也知道！

桂 〔輕蔑地——勉強笑聲〕哈哈！他每到一個碼頭，都是這一套話！

安 〔自她父親身邊退縮——怨恨地〕不要說，可不可以？〔於是問布克——情感地〕麥地，我知道你的話是真的，我不聽他說的話。

布〔謙虛地感激〕哦，天保佑你！

安 後來呢？

布 後來——〔躊躇一會〕後來我說——〔懇切地望着她〕我說我是真心——我告訴他，你也有
一點愛我。〔熱情地〕安娜，你說是的！爲了愛天的原故，請不要完全把我毀了！〔雙手握
住她的雙手〕

安 〔深被感動，又感到不安——迸出顫抖的笑聲〕麥地，你對他這樣說了？難怪他要瘋狂了。
〔用力說出下面的話〕麥地，也許真是這樣。也許我是的。我想了又想——麥地，我不要這
樣做，我會得到報應的——我想割斷這個牽連——可是——〔無可奈何地笑着〕我想我不能
不這樣。麥地，我想我是的。〔突然欣然的挑戰〕是的，我是的。老騙着自己，有什麼用？
麥地，是的，我愛你！

桂 〔痛苦地大叫一聲〕安娜！〔軟癱地坐下去〕

布 〔謙虛的感激中，帶着極大的誠懇〕讚美歸於天！

安 〔確切地〕我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一個人，這一點你可以永遠相信我——不論發生了什麼
事。

布 〔走到她面前，用手臂挽着她〕你所說的話和要說的話，每一句我都相信。你和我有一個偉

大的，美麗的生活在一道，直到我們生命的末日！〔他擬吻她，她轉過頭去——可是被熱烈的愛情激動着，於是雙手掰着他的頭，將臉拉近她的臉，面對面，盯住他的眼睛。於是在他的嘴唇上接了個長吻〕

安 〔將他推開——斷續地笑着〕再見。〔她走到後面的門口——立着，背朝着他們，向外面看着。她的肩頭顫動一兩下，好像是忍住哭聲似地〕

布 〔興奮得如在七重天，沒有領會到安娜的話的真正意思——笑着〕再見，是麼？這是什麼話！我馬上就要回來，再來一次！〔桂絲立刻注意到他女兒所說的再見，眼中充滿愚蠢的希望，看着他的女兒。布克轉身向他〕我的老糊塗，現在有什麼話好說呢？你親自聽到她嘴裏說的話了。認輸了吧。男子漢大丈夫打輸了，就應該像個男子漢大丈夫認錯。我跟你握手——〔伸出手〕我們握一握手，以前的事都忘了吧，從今以後，我們是朋友。

桂 〔不肯和解的仇恨〕決不跟你這種人握手——我活着的時候決不！

布 〔不悅〕那麼我的手背對着你，如果這樣對你更合適些。〔含着怒意〕你輸也輸不起，沒用的傢伙！

桂 我沒有輸。〔裝做輕蔑及自信的態度〕安娜說她有點喜歡你，但是沒有說她要嫁給你。〔安娜一聽到提及她的名字，即刻轉過身來向着他們，臉上又歸入平靜，不過是失望的死沈沈的

寧靜

布〔輕蔑地〕不，我也沒有聽她說太陽在發光喇。

桂〔固執地〕那沒有關係。她沒有說，也是一樣。

安〔恬靜地——向他們走來〕麥地，不，我是沒有說。

桂〔急切地〕瞧！聽到了沒有！

布〔誤解她的意思——笑了笑〕你的意思是說，你正等着我向你求婚，是不是？好，我現在向你求婚。我們今天就結婚，天幫忙！

安〔溫和地〕麥地，你已經聽到我所說的話——我和你接吻之後所說的？

布〔被她的神情所驚駭〕沒有——我不記得了。

安我說再見。〔聲音顫動〕麥地，那個吻是再見的一吻。

布〔驚嚇〕你是什麼意思？

安麥地，我不能和你結婚——我們已經說過再見了。沒有什麼了。

桂〔禁不住歡悅的情緒〕我知道嚙！我知道會這樣嚙！

布〔跳了起來——不信他聽到的話是真的〕安娜！你是不是跟我開玩笑？這時跟我開玩笑太不合適了，爲了天的愛，請別這樣做。

安 「盯着他的眼睛看着」你想我會跟你鬧着玩兒麼？麥地，不，我不是說笑話。我說的是真話。

布 不是的！你不能這樣！你瘋了，我告訴你！

安 「堅定地」不，我沒有。

布 「兇悍地」可是你怎麼會突然變了？你剛纔不是說你愛我……

安 如果你要的話，我一直可以對你這樣說。這是真的。

布 「疑惑地」那麼爲什麼——什麼，媽的——哦，天幫助我，我簡直弄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安 麥地，因爲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了。「聲音動人心弦」這一個星期中，我把這件事日夜地想了又想。麥地，請不要以爲這樣做對於我就受得了。

布 爲了天的愛，那麼告訴我，我們倆既是彼此相愛，有什麼可以攔阻我們不結婚呢？「突然想到一個原因，用手指着桂絲——憤怒地」是不是聽了這個老糊塗蛋的話？他恨我，他對你說瞭許多破壞我的話，是不是？

桂 「站起來——不等安娜開口，勝利的憤怒着」是的，安娜，你相信我，你決不會！她知道她的父親不像你一樣，滿口撒謊。

安 「轉身向她父親，含怒地」你坐下，聽到了沒有？幹什麼要插口，把事情鬧得更糟？你真像

個鬼，你！〔聲音發澀〕哦——天！我剛剛開始喜歡你，把一切反對你的心緒開始忘掉！

桂 〔壓制得軟化下來〕安娜，你沒有什麼可反對我的地方。

安 我沒有！好，讓我告訴你——〔向布克看了一眼，突然改變口氣〕喂，麥地，我真沒有料到。你不要以為他說了些什麼……

布 〔憂鬱地〕當然，還可以有什麼別的？

安 以為我會聽他那些瘋狂的話麼？嘻，你以為我還是個五歲的小妞兒吧。

布 〔不解其意，開始對她亦感到不悅〕我不知道怎樣來瞭解你纔好，一會兒這樣說，一會兒又那樣說。

安 這事跟他沒有關係。

布 那麼是什麼呢？告訴我吧，別叫我再等了，心裏焦急。

安 〔堅決地〕我不能告訴你——我不要告訴你。我有我的好理由——你知道這麼多就够了。我不能嫁給你，這就夠了。〔調換話題〕所以，爲了天的原故，讓我們談別的事吧。

布 不！〔於是恐懼地〕是不是你和旁的什麼人——也許西部的什麼人——結過婚了？

安 〔用力地〕沒有。

布 〔重新得到勇氣〕那麼，一切其他的理由算不了什麼，與我毫無關係。〔他很有信心地立

着，採用主動者的聲調〕我想你和那些不能自作主張，必須要人指引的女人們一樣。好，那麼我來替你決定吧。〔他握住她的雙臂，露着笑臉，使他嚴重的粗野姿態變得溫和些〕我們的話說得已經够了！現在你到你屋子裏去，換上最漂亮的衣服，我們上岸去。

桂 〔驚動起來——怒意地〕不，她不這樣做！〔握住她的臂膀〕

安 〔她驚奇地聽布克說話。本能地被他的語氣所激動，縮回身來，但拿不住他是否嚴重——語氣中帶着厭憎的意思〕喂，你這一套是從哪兒來的？

布 〔強迫地〕別管！去換衣服。〔轉身向桂絲〕我倒要看看，你和我誰得到最後的勝利。

桂 〔對安娜說——也用主動的語調〕你待在這兒，安娜，聽到了沒有！〔安娜立在那兒，朝兩人看着，好像以為兩人都發瘋似的。然後她臉上的神情凝結成她自經驗中得來的冷酷的冷笑〕

布 〔粗暴地〕她不要！她要照我的話做！你管束她已經够久的了。現在該輪到我了。

安 〔堅冷的笑〕輪到你？喂，我到底是個什麼？

布 不問你是什麼，只問你今天將要做的事——那就是在黑夜來到前你和我結婚。現在快去換你的衣服。

桂 〔命令地〕安娜，你不可以照他的話做！〔安娜譏笑〕

布 你瞧，她要做！

桂 我告訴你，她不會的！我是她的父親。

布 不管你是誰，她要做。從這時起，她接受我的命令，不接受你的。

安 「又笑起來」命令，好的！

布 「轉身向她，忍不住了」快點，動動你的腳。時候不早了。「她立着不動，引起他的火氣」
我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桂 安娜，待在這兒！

安 「不能再忍下去了——向他們爆發了」你們兩人都給我滾開！「她的語氣使他們忘記爭吵，驚訝地望着她。安娜大笑起來」你們——你們兩人——和他們一樣。天吶！你們都以爲我是一件傢具！我要把事情弄明白！現在坐下！「兩人躊躇不定——憤怒地」坐下，讓我說幾句話，你們都錯了，懂麼？聽我說！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然後我要予以打擊。「對布克——粗野地笑着」我要告訴你一個可笑的故事，所以請注意聽！「指着桂絲」他每次要我安穩穩地待在內地的時候，我就想把這事對他說明。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可是你逼着我這樣做。這有什麼關係？反正都是錯了，也許這樣一來，你倒可以斷絕你的念頭。「冷酷的嘲諷」可是你別忘了剛纔說的話，就是只要我沒有和旁人結過婚，其他的理由你是不在乎的。

布 「男子漢氣概」我是這樣說的，我仍舊要這樣說！

安 「苦笑」這怎麼說的！你使我好笑，真的！你會這樣的麼？好，等着瞧吧！「她立在桌後，望望他們兩人，臉上帶着冷然譏嘲的微笑。於是她開口說話，掙扎着去控制她的情感，平靜地說」第一，我要告訴你們兩人一件事。你們這樣爭吵着，好像你們之中有一個人必須占據我，認為是自己的。可是沒有人能這樣做，懂麼？——我自己除外。我喜歡怎樣就怎樣，沒有人能够要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不管他是怎麼樣一個人！我沒有向你們兩人討生活過。我可以自己生活——總有方法可以過活。是我自己的主人。所以你們別癡心妄想！什麼命令等等的話，都請別提！

布 「辯駁地」我完全沒有這種意思，你知道很詳細。你沒有理由提出這一點來和我吵鬧。「指着桂絲」你有權利對他……

安 我這就要和他說話了。可是你——你也沒有這種意思。你說的話——和其他的人一樣。「歇斯底里地」可是媽的，不說了！說別的吧！

布 奇怪，這種粗野的話——像你這樣端莊的女人！

安 「冷笑」端莊？誰告訴你我是端莊的女人？「桂絲坐在那兒，彎着背，頭禱在雙手內。安娜怒氣沖沖，欠下身，劇烈地搖動他的肩膀」老頭子，別睡着了！聽我說，我現在要對你說話！

桂 〔伸直腰，四下張望，像要尋找逃避的路——聲音帶着預知的驚惶〕我不要聽。安娜，我想你腦筋失常了。

安 〔爆裂地〕跟你住在一道，什麼人也會神經失常的。你說鄉下怎樣怎樣好！我不是年年寫信告訴你那地方怎樣的不好，表姊妹們把我當奴隸看待嗎？你關心了什麼？什麼也沒有！連來看看我也沒有！現在想盡方法要我離開這海，當初連來看我都沒有！你只是不要我跟你麻煩就是了！你和他們沒有兩樣！

桂 〔無力地〕安娜，不，不是這樣……

安 〔不注意他的話——抱怨地〕不過有一件事我從來沒有寫信告訴你。就是你以為非常好的表兄弟中的一個——最小的兒子——保羅——他開始使我變成壞人。〔大聲地〕那不是我的錯。我恨他比恨什麼都厲害，他也明白。不過他是個大個子，身體強壯〔指着布克〕——像你一樣！

布 〔腳動了動——手握成拳頭〕天殺的！〔又慢慢地頹坐椅中，拳頭緊緊握得骨節發白，臉上肌肉緊張，顯得是在盡力壓制他的憂戚和憤怒〕

桂 〔慘痛地大叫一聲〕安娜！

安 〔向着他——似乎沒有聽到他們的插語〕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從鄉下逃走的原因。這就是使我

在聖保羅地方得着一個像看護婦的職業。〔冷然譏嘲地笑着〕你們也以爲這對於良好的女子是個好職業，是不是？〔譏諷地〕我想那些內地的好男子們，都想找機會要和我結婚。和我結婚？這是什麼話！他們不是要和我結婚。〔布克憤怒地吼了一聲——竭力地〕所有的事我都沒有含糊地去忍受。我被關在屋子裏，我告訴你——像關在監牢裏一樣——看護別人的小孩子——整天整夜聽他們哭呀鬧呀——我要出去的時候——我孤單單地感到寂寞——寂寞得像在地獄裏一樣！〔聲音中突然顯得疲乏〕最後，我終於屈服了。這有什麼用？〔停住，朝兩人看看。兩人都默然不動。桂絲像是失望得目瞪口呆，一切的希望都毀滅了似的。布克臉上燃起衷心的憤怒之火，但是他驚訝得不知如何尋找發洩憤怒的方法。安娜感覺到他們靜寂中的嚴重性，激起她的粗暴的挑戰〕你們一句話都沒有——你們兩人都沒有——可是我知道你們在想些什麼。你們和其他的男人們一樣！〔對桂絲——怒氣沖沖地〕這應該怪誰？你，還是我？如果你能像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做的事——如果你能和平常的一個規矩的父親一樣，把我帶在你的身邊——也許情形不會是這樣的！

桂 〔痛苦地〕安娜，別這麼說！我要瘋了！我不要聽！〔以手掩耳〕

安 〔這樣一來，更引起怒火——粗暴地〕要你聽！〔欠身將他的手自耳邊扳開——歇斯底里地大怒〕你——把我送到內地去——過去兩年中我並不是什麼看護婦——信上寫的都是騙你的

話——我是在那種壞地方做事，就是它！——是的，就是那種地方——那種像你和麥地一樣的水手們到碼頭的時候去玩兒的地方——你所說的那種良善的內地人也去的地方——所有的男人們，哦，天殺的人們！我恨他們！恨他們！〔歇斯底里地哭泣起來，將身倒在椅內，伏在桌上哭泣。桂絲和布克一躍而起〕

桂 〔像小孩子嗚咽着〕 安娜！安娜！這不是真話！不是真話！〔立着搓動雙手，開始哭了起來〕

布 〔龐大的身軀緊張得像快要爆發的彈簧——遲緩地〕 哦，這就是了！

安 〔聽到他的聲音，連忙擡起頭來——極度的譏嘲底苦痛〕 麥地，我猜想你還記得你說的話吧？只要我沒有嫁過人，其他的理由你是不管的。那麼，我想你要我換衣服上岸去，是不是？〔笑〕是的，你要我這樣做！

布 〔要爆發了——吶吶地〕 天不容的！

安 〔仍擬堅持她的冷酷沈痛的口氣，但漸漸變成悲憫的懇求口吻〕 我想如果我告訴我我不是——那種——你不會相信我，是不是？是的，你會的！如果我告訴你，我到這煤船上來，到了海上，我改變了，覺得一切和以前不同，好像以前的我並不是我，好像過去的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你會好笑，是不是？你一定會大笑，如果我說那天晚上在濃霧中遇到你那樣可

笑的情形，以後又看到你待我那樣的好，使我第一次用頭腦思索，使我想到你和其他的男人們不同，——海上的人和陸地上的人不同，正像水和泥土不同一樣——這也就是爲什麼原故我也和你好。我想嫁給你，瞞住你，可是我不能這樣做。我是怎樣的改變了，你知道麼？我不能嫁給你，使你相信我騙你的話——將真話告訴你，我又覺得可恥——直到你們兩人逼着我，和我看出來你們和其餘的人一樣。現在你可以向我爆發，痛罵一頓，我想你馬上就會這樣做的。〔停住，望着布克。布克一聲不響，臉色改變，全身充溢着怒火。安娜熱情地申訴着〕請相信我，如果我告訴你，因爲愛你的原故使我——清潔了？這是真實的愛！是麼？〔看他沒有回答——沈痛地〕你這人！和他們一樣！

布
〔爆發——怒氣填膺地轉身向她——聲音顫動〕和他們一樣，是麼？天不容的！清潔，是麼？你這娼婦，你，我要宰了你！〔他舉起坐椅，向她躍過去。桂絲驚呼一聲，連忙衝過去，掩護着他的女兒。安娜眼含失望的恐懼，看着布克的眼睛。布克抑制自己，椅仍舉在空中〕

桂
〔粗野地〕往手，你瘋了 蠢東西！你要打死她麼？

安
〔她粗野地將她父親推開，眼睛仍盯着布克的眼睛〕走開，你！〔對布克——迂緩地〕你有這膽量麼？來呀！我倒要謝謝你，真的。這一切的事我都厭倦了。

布 〔將椅扔到牆角——無可奈何地〕我下不了這手，天幫助我，你兩隻眼睛直望着我。〔大怒地〕我想我有這權利將你的腦袋擊碎，像擊碎一隻壞蛋似的。世界上有沒有像你這樣的女人，滿肚子的壞主意，世界上有沒有像我這樣的男人，被你玩弄欺騙，我還在替你打算，愛你，做着我們結婚後甜蜜生活的美夢！〔他的聲音悲痛得愈說愈高〕哦，天幫助我！我完全毀了，我的心粉粉碎了！我要向天質問，當我是個小孩子的時候起，我就在這地球上各處漂流，到頭來還要遭受這樣的恥辱，我把真愛付給一個女人，一個和在不同的碼頭上可以遇到的女人一樣，穿上紅綠的衣服，擦胭脂搽粉的，付一兩塊錢就可以和任何男人睡覺的女人！

安 〔尖叫一聲〕麥地，你不要說下去了！爲了天的原故！〔憤怒得用雙手拍桌〕滾出去！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滾出去！

布 〔怒火又湧上來〕我走，當然我要走！我要用酒洗去我嘴唇上你那種懣懣的接吻；我要喝得爛醉，忘了有你這麼一個人；我要坐船走開，走到世界的那一頭，永遠不要再見你的面！

〔轉身向門走去〕

桂 〔立在那裏聽得發呆——突然抓住布克的臂膀——迂緩地〕不，你不要走。我想也許安娜現在最好和你結婚。

布 〔將桂絲的手甩開——憤怒地〕你這老猴子，讓我走！和她結婚，是麼？我要看她先下地獄

去受苦！我要坐船離開這兒，告訴你！〔指着安娜——激烈地〕我和蒼天，和一切的神，都要咒詛你！你今天把我毀了，你要在那漫長的黑夜裏，躺在牀上睡不着，想到麥地·布克和你對他所做的錯事，要痛苦得受不住！

安 〔極痛苦地〕麥地！〔布克一言不發，轉身大踏步走出艙門。安娜極不安地望着他，跑過

去，伸出雙手，終於用手掩面，嗚咽着。桂絲目瞪口呆立在那兒，目注視着地板〕

桂 〔停了一會，迂緩地〕我想我也上岸去走走。

安 〔擡起頭，不安地〕別去追趕他！讓他走！你敢——

桂 〔嚴肅地〕我去喝口酒。

安 〔苦笑〕我也把你逼得去喝酒，嗯？我想你要喝酒，要忘記一切——像他一樣，是麼？

桂 〔爆發出一肚子的怒氣〕是的，我要這樣做！你想我喜歡聽那些話麼？〔頓化下來——哭泣着〕安娜，我以爲你不是那種女人。

安 〔譏嘲地〕我想你要我去受這個折磨，是不是？你不要我待在這兒丟你的臉，我想？

桂 不，你待在這兒！〔走過去，拍拍她的肩膀，臉上的淚水滾了下來〕安娜，這不能怪你，我知道。〔安娜擡起眼皮望着他，溫和下來。他又爆發出怒氣〕是這個老傢伙，海，它使我遭受這一切的事！〔握拳向門揮動〕是它弄的鬼把戲！這船上你和我待在這兒，沒有什麼。後來

它把那個愛爾蘭傢伙在霧夜裏帶到這兒來，它使你喜歡他，它使你老是我爭吵！若是那個愛爾蘭傢伙不來這兒，你也不會把那些事說了出來，我也不會知道，那麼什麼事也沒有。

〔又揮動拳頭〕這個鬼傢伙！

安 〔疲倦地〕唉，這有什麼用？上岸去，喝酒去吧。

桂 〔走進左邊的門，拿出他的帽子，走到艙門口，默然癡呆地——然後回身〕安娜，你等在這兒？

安 〔迂緩地〕也許——也許不。也許我也要喝酒。也許我要——可是你要關心我的事幹麼？走，忍受一切吧。〔桂絲癡呆地回身，走出艙去。安娜坐在桌旁，直望着前面出神〕

——幕——

第四幕

景

景與第三幕相同，兩天之後一個有霧的晚上，約在九時左右。港口裏輪船的汽笛聲，時時送了過來。艙內桌上一盞小燈，發着亮光。一隻手提箱放在艙中間的地板上。安娜坐在搖椅裏，頭上戴頂帽子，身上穿的衣服與第一幕中所穿的一樣。臉上顯着蒼白色，神情疲倦無力，好像過去的兩天中受盡了痛苦和失眠。她雙手支着下巴，望着前面，流露着失望的神情。後部艙門輕輕有敲門聲。安娜驚呼一聲，一躍而起，眼睛看着門，臉上顯出又懼怕又是希望的表情。

安〔軟弱無力地〕進來。〔於是鼓起勇氣——較堅決地〕進來。〔門開，桂絲在門口出現。他醉眼矇矓，頭昏腳輕的，手裏拎着個鉛皮桶，滿滿地汎着酒沫。他走上前，眼睛躲避安娜的眼光，口裏喃喃地說着：「下霧了。」〕

安〔輕蔑地將他上下望了望〕你到底還是回來了，嗯？瞧你這樣兒！〔於是嘲笑地〕我倒以為你因為我下了你的面子而永遠逃走了。

桂 〔畏縮地——無力地〕安娜，請你別這樣說了！〔他向桌旁的一張椅子坐下，將酒桶放下，

雙手扶着頭〕

安 〔同情地看着他〕怎麼了？覺得不舒服麼？

桂 〔迂緩地〕腦袋裏覺得昏沈沈地。

安 盡灌酒兩天了，還有什麼好過的？〔不悅地〕活該。做的好事——這麼久把我一個人扔在這船上！

桂 〔謙虛地〕對不起，安娜。

安 〔輕悔地〕對不起！

桂 可是我腦袋痛並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種原故，我因為太替你考慮，替自己考慮，纔感覺得不舒服。

安 怎麼樣替我考慮？你以為我就不在思索麼？

桂 對不起，安娜。〔看到她的行李，喫了一驚〕安娜，你把行李打好了？你是不是要……？

安 〔用力地〕是的，我是要回到你想像的那種地方去。

桂 安娜！

安 我會上岸去過，想乘火車去紐約。我等呀等的，等得不耐煩了。於是我改變主意，決定今天

不走。不過明天一早我就走，所以反正是要走的。

桂〔擡起頭——懇求地〕不，安娜，你永遠不要這樣做！

安〔冷嘲地〕哼，不走，爲什麼不走？

桂我對你說，你永遠不要——再做——那種事。我已經安排好了。

安〔懷疑地〕安排好了什麼？

桂〔似乎沒有聽到她問的話——憂戚地〕你說你在等，是不是？我猜你一定不是在等我。

安〔無情地〕你猜對了。

桂等那個愛爾蘭傢伙？

安〔輕蔑地〕是的——如果你要知道的話！〔於是絕望的笑着〕我想如果他真的回來的話，也不過是因爲他要難爲我，或是宰了我。不過他真的要這樣做，我寧可他來，總比不來的好。

他要怎樣做，我都不管。

桂我猜想你眞是在愛他。

安你猜想！

桂〔轉身向她，懇切地〕安娜，他不來，我真替你難過。

安〔頓化〕似乎你的口氣改變了不少。

桂 我想過了，我想都是我的錯——使你遭遇了許多壞事。〔懇求地〕安娜，請不要恨我。我是個老糊塗蟲，這就是了。

安 誰說我恨你？

桂 安娜，我對你做了許多錯事，我很抱歉。我要你以後的生活快樂，來彌補彌補！和那個愛爾蘭人結婚能使你快樂，我也要你這樣做。

安 〔迂緩地〕沒有機會了，不過不管怎樣，你能對這事改變了主意，我也很喜歡。

桂 〔懇求地〕你想——也許——你可以原諒我了？

安 〔微笑〕我現在就原諒你了。

桂 〔拿起她的手，吻着——斷續地〕安娜寶寶！安娜寶寶！

安 〔被感動，但有點疑惑〕別這樣了。說起來也沒有什麼可原諒的。這不是你的錯，不是我的錯，也不是他的錯。一句話，我們都是可憐蟲，事情湊巧，我們就在錯誤裏生活着。

桂 〔誠懇地〕安娜，你說的話對！這都不是什麼人的錯！〔揮動拳頭〕是這鬼傢伙，海——的錯！

安 〔大笑〕嘻，你老不能不說這一套麼？〔桂絲覺得不好意思，默然無語。半晌，安娜好奇地繼續說〕剛纔你說已經爲我安排好了，到底安排好了些什麼？

桂〔躊躇一會〕安娜，我又要航海去了。

安〔驚呆〕你——什麼？

桂我已經和明天就要開走的一隻船簽了合同。仍舊做我的老職務——二副。〔安娜注視着他。他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她的臉上現出苦笑〕我想這樣做對你很好。我帶給你的只是壞命運，我想。我使你母親一生都不快樂。我不要你一生也這樣，但是我仍舊這樣做了。這個鬼傢伙海，它使我們這一行的人對於什麼人都不好。我現在明白了，和海去鬪是沒有用的。活人去打擊它是不行的！

安〔無可奈何的苦笑〕哦，這就是你替我怎樣安排的，是麼？

桂是的，若是這老鬼傢伙又把我勾引回去的話，那麼不會連累到你。

安〔痛苦地〕可是爲了天的原故，難道你不知道你現在正要做的事就和你以前常做的是一樣嗎？你知道嗎？——〔但是看出她父親臉上所表現的固執神情，無可奈何地放棄了她的意見〕不過空口說說有什麼用？你不對就是了。我不再怪你了。可是你怎麼說這是替我安排！——桂我還沒有說完。我已經和輪船公司的人接洽好了，我不在這兒的時候，每月我應得的錢都付給你。

安〔強笑〕謝謝你。不過我想如果變動不大，我不會怎樣短錢用的。

桂〔不安——謙虛地〕錢不多我知道，可是足夠你生活，所以你永遠用不着再回到……

安〔短促地〕別說了，好不好？我們以後再談，懂麼？

桂〔半晌——討人喜歡似地〕安娜，你要不要我到岸上去找那個愛爾蘭人回來？

安〔含怒地〕不急！你以為我要把他拖回來麼？

桂〔半晌——不安地〕天，那酒發作了。我發熱，熱得難受。〔脫下上衣，扔在地上。篤的一

聲響〕

安〔噢一驚〕天吶，你口袋裏有什麼——一噸鉛麼？〔她彎下身子，拿取上衣，從口袋裏抽出一支手槍——看看槍，又看看桂絲，現出驚異〕槍？你要這個幹什麼？

桂〔閃避地〕我忘了。沒有什麼。不管怎樣，是沒有上子彈的。

安〔扳開槍膛看看——於是又關上——猜疑地看着他〕這並沒有說出你帶槍的原故呀？

桂我是個老糊塗。我頭次上岸去的時候就有了它。那時我想都是那個愛爾蘭傢伙的錯。

安〔肩頭動了動〕你比我想像的更要瘋狂。我決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做。

桂〔很快地〕我沒有。我馬上清楚過來。連子彈都沒有買。我知道不是他的錯。

安〔仍疑惑他〕不管有沒有子彈，這傢伙讓我保管一會兒。〔抽出桌子的抽屜，將槍放在裏面，然後將抽屜關上〕

桂〔和解地〕扔到海裏去吧，若是你喜歡的話。我不在乎。〔靜默一會〕哦，我要騙一會，覺得有些不舒服。〔安娜自桌上拿起一本雜誌。桂絲走到安娜椅旁，躊躇不前〕我走之前，我們再談談，是麼？

安〔迂緩地〕這隻船到哪兒去？

桂好望角，在非洲。是條英國的船，船名叫做「倫敦德」號。〔他立在那兒躊躇——終於說了出來〕安娜，——你真的原諒我了麼？

安〔疲倦地〕真的原諒你。這不能怪你。你只是——你就是你——像我一樣。

桂〔懇求地〕那麼——你讓我再吻你一次？

安〔將臉揚起來——勉強笑着〕當然可以。沒有什麼。

桂〔連連地吻她〕安娜寶寶！我——〔想尋找字句去表達自己，但找不出字句——感到不安——啜泣着〕我說不出。晚安，安娜。

安 晚安。〔桂絲拿起地上的酒桶，垂頭喪氣，迂緩地走進左邊的屋子，關上門。安娜翻動雜誌，想藉着看書上的畫片來鬆弛她緊張的思想。可是仍不能引起她的注意，於是將雜誌扔在桌上，一躍而起，在房內來回走動，心情不能集中似地，時而握緊拳頭，時而鬆放。她大聲地自言自語，聲音緊張，發抖〕天吶，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到底在等候什麼呢？——活

像個蠢貨！〔無可奈何地笑着，但突然停止笑聲，當她聽到外邊甲板上有沈重的腳步聲。她聽出腳步是誰的，臉上立刻現出愉快的光彩。她喘着氣〕麥地！〔她似乎突然感到一個奇異的恐怖向她襲來，忙跑到桌旁，自抽屜內拿出手槍，蹲在左牆角食櫥後面。半晌，門開了，麥地·布克在門口出現。他的樣兒狼狽——衣服撕破，沾滿污泥和木屑，好像在酒吧間地上過夜似地。前額上紅腫了一塊，額骨上也青腫了一塊，手骨節的皮也擦破了——顯明地他賭氣出去會與人大打出手。眼睛充滿紅血絲，眼皮浮腫，面容憔悴。可是在這些外表的形狀之外——這些形狀是因爲酒醉而致的——他的眼睛卻流露一種精神不安的情形，一種動物的憤怒，被它自己卑下的痛苦所阻抑的憤怒〕

布

〔眨眨眼睛，向船艙四週看看——粗野的聲音〕別躲着我，不管是誰——我有權利回來宰你。〔他停止說話，靜聽有無響動。聽到沒有回答，於是將門關上，走到桌前。將身坐在搖椅內——失望地〕沒有人在這兒，我跑回來真蠢。〔茫然不知而感到痛苦〕噫，麥地·布克，你變成了一個大笨蟲，你到底怎麼了？怎麼了？我告訴你，她早就離開這兒了，永遠不能再見她一面。〔安娜立起，躊躇不定，在快樂與恐懼之間掙扎。布克看到安娜的手提箱，彎下腰去檢查它〕這是什麼？〔欣欣地〕是她的。她沒有走！可是她在哪兒？上岸去了？〔陰沈地〕這麼晚了她上岸去幹麼？〔臉上肌肉突然抽動，現出憂愁與憤怒的表情〕哼，是那個

事，是麼？哦，天要咒詛她！〔大怒〕我要等她回來，扼死她。〔安娜移動脚步，臉色堅沈。她步入艙內，右手握着那支手槍，垂在身旁〕

安 〔冷酷的聲調〕你在這兒幹什麼？

布 〔急忙旋轉身，驚得喘了口氣〕天保佑！〔兩人寂然不動，默默立在那兒半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安 〔仍是冷酷的聲調〕有話說呀！

布 〔想將聲調變成自然，安逸〕嚇了我一跳，突然走了進來，我倒以為我是一個人在這兒呢。你跑了進來，不敲門也不怎麼的。你來幹什麼？

布 〔茫然〕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只要和你談最後一次話就是了。〔向她走近一步〕

安 〔大聲地——舉槍向着他〕注意，別想走得太近。我已經聽到你要怎樣對付我。

布 〔纔發覺她手上有槍〕你要殺我麼？天原諒你。〔於是輕蔑地笑着〕你以為這個舊鐵管會把我嚇住了麼？〔說着向她走去〕

安 〔不安地〕注意，我告訴你！

布 〔他走得已近，槍幾乎可以抵着他的胸口〕那麼放槍吧！〔突然感到粗野的悲感〕放吧！我

說，這樣完結了一切也好！你把我一槍打死，我倒要謝謝你，這兩天我過的像狗的生活一樣，我知道你是怎麼樣一個人，我就願意從來沒有我這個人纔好！

安 〔被克服——似乎手指無力，槍落在地上——歇斯底里地〕你到這兒來要什麼？幹麼不斷絕呢？說呀！〔她從他身邊走過，走到搖椅前坐下。〕

布 〔跟着她——悲戚地〕你問我爲什麼又回來，你問的對。〔於是含怒地〕因爲我是世界上最的一個沒有力量的蠢貨，你把你做的壞事告訴了我，我非常難受，於是喝了不少酒，想把一切的事都忘掉。忘掉？可是怎麼也忘不了，睡着也好醒着也好，你的臉老在我眼前笑着，我真要瘋了，到瘋人院去纔好。

安 〔看看他的手和臉——輕蔑地〕瞧你的樣兒，是要把你送進什麼地方去纔好。猜想你是忍不住了。和人打了架，是不是？

布 是的——誰脫下衣服我就跟誰打！〔激烈地〕每次和人打的時候，看到的不是他的臉，是你的臉，我想一拳把你打走，那麼我可以永遠不再見你的面了，不再想你了。

安 〔嘴唇可憐地顫動起來〕謝謝你！

布 〔來回走着——心神不寧地〕好吧，戲弄我吧！哦，我真是個沒用的東西，又跑回來和你說話。你可以笑我。

安 麥地，我不是在笑你。

布 「沒有注意她的話」你仍是你，我是麥地·布克，我卻跑回來又來看你！哦，可恥！

安 「憎厭地」那麼你走。沒有人拉住你！

布 「昏亂地」聽你這樣女人的話，怕要給她一個耳刮子，叫她閉嘴！哦，天吶，我是個沒用的東西，所有的男子漢都要唾罵我！「於是大怒地」可是我得把話講完纔甘休。「舉起拳頭，威脅地」小心點，你這樣作弄我！「無可奈何地放下拳頭」不要動怒！我真的要發狂了，我想，你賜給我的憂愁，簡直要使我的頭腦破裂了。「突然欠身下來，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膀」告訴我，那不是真話！這就是我回來要聽你說的話。

安 「迂緩地」不是真話？什麼？

布 「熱烈的請求」兩天前你告訴我的一切壞事。當然都不是真話！你不過是跟我開開玩笑，是不是？安娜，你說，那不是真話，我要跪下來向偉大的天禱告！

安 「身上發抖——無力地」麥地，我不能。「看他掉轉身去——哀求地」哦，麥地，我以前怎樣且不管，只要我現在不再是那樣就是了，你難道不知道麼？怎麼，你聽呀！今天下午我收拾行李，到岸上去過。我一個人在這兒等了兩天，以為你也許會回來——以為你會把我說的話都想過——也許——哦，我不知道我希望些什麼！可是我一秒鐘也怕離開這屋子——怕你

來了找不着我。等等你不來，於是我絕望，跑到火車站去。我打算去紐約，回到我——

布 〔沙着嗓音〕天要咒詛你！

安 麥地，聽呀！你沒有來，我不再希望了。可是——在車站上——我不能走。我買了票，什麼都準備好了。〔自衣內拿出車票，想給他看〕可是我不得想不到你——我不能上車去——我不能！所以我又回到這兒——再等等看。哦，麥地，我改變了，你不知道麼？你難道不能原諒已經死亡的和過去的事——忘了它麼？

布 〔轉身向她——又被憤怒所克服〕忘了它，是麼？一直到死我都不能忘記，我告訴你，我的腦筋受了這麼許多痛苦。〔瘋狂地〕哦，這時有誰來撞撞我，我要一拳把他打死，纔出我一口氣！我希望那些傢伙在末日的審判時候，都下到地獄裏去——你也同他們一道去，因為你也跟他們一樣壞。

安 〔聳動肩頭〕麥地！〔於是停頓半晌後——用死沈沈的，如石一樣沈靜的聲音說〕你的話已經說完了。現在你可以決絕了。

布 〔徐徐向艙門走去——躊躇——停頓一會後〕你打算怎樣呢？

安 這對於你有什么關係？

布 我不過問問你！

安〔同樣的聲調〕我的行李收拾好了，車票也買了。明天我就去紐約。

布〔無望地〕你的意思是——又去做那種事麼？

安〔如石一樣冷靜〕是的。

布〔悲痛地〕你不能這樣做！別說這樣的話來使我難過！你簡直是個女魔鬼，要我發狂了！

安〔聲音斷續地〕哦，天吶，麥地，別管我！走開！難道看不出我是受了打擊麼？幹麼還要來作弄我？

布〔大怒〕難道我不應該這樣說你？天原諒你。

安好，也許我應該接受你的話。可是別說了不算數。你說你要怎樣怎樣，幹麼不去做呢？幹麼不到你說的那條船上去，把你帶到地球的那邊去，在那兒可以永遠不再見我的面呢？

布我已經去過。

安〔噢一驚〕什麼——那麼你是要——真的麼？

布今天中午的時候我已經簽了字，雖然我的酒還沒有醒——船明天就開走。

安開到哪兒去？

布好望角。

安〔似乎覺得不久之前也聽說起過這名字——動了動身體，疑惑不定的〕好望角？在什麼地

方？很遠麼？

布 在非洲的盡頭。這樣該算遠了吧。

安 「勉強一笑」你倒是說得到做得到，是不是？「稍停——好奇地」那個船的名字是什麼？

布 「倫敦德」號。

安 「忽然大悟，她父親也是要上這條船上去」「倫敦德」號！是同一條——哦，這太巧了！

「粗野譏諷地大笑起來」哈！哈！哈！

布 你怎麼了？

安 哈！哈！真好笑，好笑！我要笑死了！

布 「激起怒意」笑什麼？

安 這是個祕密。待一會你就知道了。真好笑。「控制自己——稍停——粗悍地」好望角是個怎

樣的地方？我想那兒一定有很多的女人吧？

布 去她們的！到死我再也不要看見一個女人！

安 你現在是這樣說，可是我敢這樣說，一到了那兒，你就會把我忘了，仍舊會和那些你告訴我的頭一個遇見的老女牛去說笑去了。

布 「不悅」我不這樣做！你以為我和你一樣麼？今天和這個好，明天跟那個混，一生中永遠就

這樣麼？

安 〔含怒地〕是的，這就是我的意思！你一生中就做一樣的事，每到一個碼頭就換一個新的女人。你比我好多少呢？

布 〔怒氣沖天〕你怎麼這樣不害羞？跟你說等於沒有說，你已經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我走了，永遠讓你一個人孤單單的。〔走向艙門——停步，轉身向她，大怒地〕我猜想你這是同樣的謊話，先告訴了他們纔告訴我，是不是？

安 〔大怒〕你這是說謊！我從來沒有這樣做！

布 〔痛苦地〕反正你要這樣說。

安 〔有力地，漸說漸有力〕你是不是要責罵我——跟他們——愛——真正愛上了呢？

布 當然我想你是的。

安 〔更大怒，這是最後的侮辱了——威脅地向他走去〕你這狗，你！我對你忍耐够了。你敢！〔輕蔑的痛苦〕愛上了他們！哦，天吶！你這蠢東西！愛上了他們？〔瘋狂地〕我恨他們，告訴你！恨他們，恨他們，恨他們！如果我不是說真心話，讓天立刻把我打死，如果母親在的話，也叫天打死！

布 〔看到她激怒，深為欣喜——臉上開始現出一線光明——但仍猶豫不定，在猜疑及相信兩可

之間——無可奈何地）若是只要我能相信你的話該多麼好啊！

安 「心神不集中」哦，有什麼用？我說了有什麼用？什麼也沒有用！「懇求地」哦，麥地，你萬不能那樣想！你決不能！你想我別的一切壞處都可以，我決不怪你，因為你有這權利。可是不要想那些事吧！「快要哭出來了」我受不了！你要走了，我不能再看到你——你卻想我是這樣一個人——哦，這太難受了！

布 「內心一度掙扎之後——緊張地——很困難地說出來」若是我相信——除了我之外，這世界上你決不愛任何別的男人——也許我可以忘記其餘的事。

安 「歡悅地大叫一聲」麥地！

布 「徐徐地」若是你說的是真實的話，也許我可以相信你已經改變了——你一生中做了許多事，我把你改變過來，不再像以前的你了。

安 「呼吸幾乎都停止了」哦，麥地！這就是我想要對你說的話！

布 「很自然地」因為我有一種力量，可以叫人照我的意思做事，女人也許也可以，我想我把你已經改變成了一個完全新的女人，我跟你永遠不會再想到你過去是怎樣的一個女人了。

安 是的，麥地，你有這力量。我知道你有這力量！

布 我也想到也許不是你的錯，是你那位老猴子的父親，把你一人扔在一旁長大，所以把你弄成

這樣子。若是我能够相信因爲我，你纔……

安〔心神不集中〕麥地，你得相信我！我能做什麼？我願意做任何事，做任何事來證明我不是說謊！

布〔突然似乎有了決定。他伸手入衣袋中摸索，抓住了一個什麼東西——嚴肅地〕你願不願意發誓——一個可怕的誓言，若是你說謊，你的靈魂會下地獄的呢？

安〔誠摯地〕當然我可以發誓，麥地——不管怎樣的誓言！

布〔自衣袋內拿出一個陳舊的小十字架，舉在她的眼前〕用這個發誓好麼？

安〔伸手去接〕是，當然可以。給我。

布〔將手縮回〕這是我母親給我的十字架，上帝使她靈魂平安。〔機械地用手劃了一個十字〕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她對我說，不管睡覺或是醒的時候，都把這個帶在身邊，不要掉了，它可以帶給我好運氣。不到多少時候，她就死了。可是從那一天起，我一直把它帶在身上，我告訴你，它有很大的力量，我倒楣的時候，或是在海上漂流的時候，它救了我，上次船沈的時候，我把它繫在脖子上，其他的人都死了，我卻上岸得救了。〔十分誠懇地〕我現在警告你，你對它發誓，我母親會親自從天上看下來，若是你發的誓言是騙人的話，她會祈求天和一切的神來咒詛你！

安〔被他的態度所驚異——迷信地〕若是騙人的話——真的——我沒有這膽量。不過這是真話，我不怕發誓。給我。

布〔將十字架遞給她——幾乎是驚懼的樣兒，好像他爲她的安全擔憂〕當心你的誓言，我說。

安〔小心翼翼地持着十字架〕你——要我說些什麼？你說。

布你說，我是這世界上你所愛的唯一的男人。

安〔望着他的眼睛〕我說。

布從今天起，忘記以前你做的一切壞事，永遠不再做。

安〔用力地〕我說！我對天發誓！

布若是你說謊，天會咒詛你。說呀！

安如果我說謊，天咒詛我！

布〔深深噓了口氣〕哦，天，我現在相信你了！〔自她手中接過十字架，臉上現着快樂的光彩，將十字架放進衣袋內。他伸手圍着她的腰，正擬吻她，突被什麼可怕的疑惑所驚嚇，停止吻她〕

安〔驚異〕你怎麼了？

布〔突然嚴厲地訊問〕你是不是天主教徒？

安 「疑惑不解」不是。爲什麼？

布 「充滿一種疑慮的預示」哦，天啊！「疑惑地瞟了她一眼」魔鬼玩的把戲，發誓用的是天主教的十字架，你卻是另外的教徒。

安 「心神不集中地」哦，麥地，難道你不相信我麼？

布 「困苦地」若是你不是天主教徒……

安 我什麼都不是。這有什麼分別？你沒有聽到我發的誓麼？

布 「熱烈地」哦，我應該離開你——可是我不能！雖然有這些原故，我是愛你，天饒恕我，不管你是什麼，我要和你在一道。若是沒有你，我要發瘋了！我要宰了這世界上……「將她摟在懷裏，狂吻她」

安 「快樂的喘氣」麥地！

布 「突然將她推開，盯住她的眼睛，好像一眼要看到她心靈的深處——徐徐地」若是你的誓言不是正式的誓言，你說的話我也可以接受，不論怎樣，我要你，我想——我就是這樣地需要你！

安 「不安——羞辱地」麥地！我發了誓，不是麼？

布 「大膽地，好像要與命運挑戰似的」發誓也好，不發誓也好，都沒有關係。上天幫助，我們

早上就結婚。〔更膽壯起來〕不管那些鬼把戲，我們兩人現在很快樂。〔說着把她擁在懷裏，又吻她。左門被推開，桂絲在門口出現，立在那兒，眨着眼睛看他們。對布克的舊恨又本能地顯出在他的臉上，但是立刻消失了，臉上流露出一個突然而來的愉快思想。他轉身又走進臥室——不一會又走了出來，手裏拎着酒桶——露出牙齒笑着〕

桂 我們來喝這酒！〔兩人立刻分開，驚呼一聲〕

布 〔爆炸似地〕天不容的！〔向桂絲威脅地走近一步〕

安 〔快樂地——對她父親〕這纔像話！〔笑着〕喂，現在該是你和麥地接吻說和的時候了。你們是「倫敦德」號船上的伙伴，知道麼？

布 〔驚訝〕伙伴——他已經……

桂 〔也驚訝地〕我是船上的二副。

布 鬼傢伙！〔於是怒意地〕你又回到海上，把她一人扔在一旁，是不是？

安 〔很快地接口〕麥地，這不要緊。他應該在海上，我要他去。你也應該去；我們需要錢用。

〔說着拿酒杯，笑着〕至於我一個人，我們家裏的人都慣了，我也會習慣過一個人的生活。〔替他們斟酒〕我可以在什麼地方弄間小屋子，也替你們兩人收拾一個地方，好回來住，

——等着瞧吧。現在你們喝一杯，彼此是朋友。

布〔快樂地——但對於這老人仍有點憎惡之感〕當然！〔和桂絲撞杯〕祝你運氣好！〔喝酒〕

桂〔屈服——面現憂鬱之色〕萬歲。〔喝酒〕

布〔對安娜眨眨眼〕你孤單單一個人不會長久的。我要想辦法，天幫我的忙。我會養一個胖孩兒來陪伴你！

安〔不安地掉轉身去〕別鬧着玩兒。〔她拿起手提箱，走進左邊的房裏去。布克看她走後，即情緒鬆弛下去，沈思着。桂絲望着他的酒出神。終於布克轉身對他說〕

布你和你的安娜，有沒有宗教？

桂〔驚訝地〕什麼，有的。我們在祖國內是路德教徒。

布〔驚惶地〕路德教，是麼？〔於是嚴肅地消失了驚恐的心情，徐徐地，大聲自言自語〕那麼，我真該死。是的，這有什麼分別？不論怎樣，這是天的意思。

桂〔憂鬱地正想着自己的事——安娜自左邊房間走出的時候，桂絲好像在嚴肅地預先警戒似地〕好玩，真奇怪，是的——你和我就那樣上了一條船。這不對。我不知道——是這個鬼傢伙的海玩出這種可笑的把戲，是的。是這樣的。〔他立起來，走到後面，打開門，向外面的黑夜望着〕

布〔點頭，憂戚地默認着——深深歎口氣〕我怕你也許仍有權利到海上去一次。

安〔笑着〕嘻，麥地，你和他合不來，是不是？〔她走上前，將手挽着他的肩頭——很愉快地〕我說，怎麼了？別發愁了。我們現在都安排好了，我和你，不是麼？〔將他的酒杯斟滿，自己也斟了一杯——拍拍他的肩膀〕來！不管怎樣，爲這海喝一杯！當它是一場遊戲，喝一杯！來！〔將酒一口氣吞下。布克將頭扭動一下，好像甩掉他的迷信的預兆，朝她笑了笑，舉杯向她，將酒喝下〕

桂〔向黑夜望着——墜入他的嚴肅的沈思中——搖搖頭，喃喃自語〕霧，霧，霧，老是霧。你看不出你是到哪兒去。只是這個老鬼傢伙，海——只有它知道！〔安娜和布克望着他。自港口那邊傳來一聲聲沈悶悲慟的輪船汽笛聲〕

——幕——

（全劇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1880B

420移交



特價¥1000